

联 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三 年

第一四五四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54)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819)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G.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54)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819)。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819)

1.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一四五三次会议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现在请约旦、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H. 法拉先生**（约旦）、**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叙利亚代表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信里（这封信做为文件 S/8829 分发了）也要求准予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的的问题，但不参加表决。如无异议，也请叙利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G. 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当前的的问题。我在上星期五会议结束时表明，安理会当时休会是为了非正式协商。在休会期间协商一直在深入地进行。安理会现在有一份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所提交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本。新的英文本和法文本载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文件 S/8825/Rev.2 中。

4.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安理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爆发一两天内就一致表达了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久又为大会所赞成。我们都感到不安的是：按照这个方针所应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竟拖延了这样久。

5. 读了秘书长今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照会[S/8699]，并听了上星期五的辩论，对于我们一致的意见受到这样长期挫折，我们更加感到不安。

6. 安理会一年多以前所表达的一致希望看来可能完全成为泡影。的确，好象有些人愿意看着它根本没有结果。这确实是使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即使不是全体的话，所完全无法接受的结局。假如我们甘心陷入僵局，大会也不会感谢我们。

7. 避免僵局，求得结果，采取积极行动，这是令人忧郁的原因之一。

8. 而我们还有另一件发愁事儿。种族歧视的控诉已经提出来了。这是一种严重的控诉。在整个协商过程中，安理会代表们非常清楚，我是迫切希望我们

一定不要使人有借口对我们进行这类控诉的。否则就会降低安理会的威信，并大大削弱其采取有效行动 的资格。

9. 基于这两种考虑，我认为我们大家有责任把原因仔细研究一下。争论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愿意把我在我们 一起协商中向理事国代表们所苦心提出的一些论证解释一下。

10. 我们定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安理会和大会的意图一定要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执行；第二，充分使用我们的判断力，保证不偏不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随时记住那些决议中的人道主义目标，这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最大希望的。

11. 我问的主要问题是：安理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一致通过人道主义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时，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12. 安全理事会的那项决议是在战争结束一两天内就根据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的倡议通过的。我们大多数人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们记得，我们多么感激那些国家提出他们的倡议，我们又是多么高兴在争取实现这些人道主义目的中我们能够意见一致，一起行动。当时我们关心的是冲突地区的平民。我们不曾采取派别立场。我们关心冲突地区的一切人。

13. 同时必须清楚指出，当时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我们决议中所说的“冲突地区”和“发生过军事行动的各地区”。这是在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里说明了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大会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欢迎并重申了安理会决议的各项条文。所以对安理会和大会的意图没有也不可能有怀疑之处。

14. 关于安理会和大会去年六、七月间的意图就讲这么多。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呢？秘书长已把整个发生的事仔细地给我们讲了。他解释说，使用“广义的人道主义解释”——这是他的原话——“有可能把决议的条文”——我再引用他的话——曲解为“把有关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境内犹太人的 人道主义调查也包括进去，作为占领区居民情况和待遇调查的附带调查”〔同上，第 10 段〕。他并明白地阐明了为什么不能

把调查扩大到黎巴嫩和伊拉克。因为这样做显然要远远超出决议的委托范围。同时他说得很明白，他准备派第二个特别代表去中东，权限完全和给古辛大使的一样。

15. 也许可以说，秘书长已超出了决议的严格解释范围。即使他这样做，象他所报告的那样，也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理由。我们尊重他的理由，我们尊重他的动机。我们应当支持他的决定。据我看，鉴于种族歧视的控诉，我们应当支持他的决定，这是极其重要的。这类控告绝不能加在秘书长身上。相反，他所采取的行动是公正的，合乎人道的。我们应当接受并欢迎他的决定和行动。

16. 我们当时就是根据这些新情况和考虑开始了当前的辩论。我们首先关心的是我们所采取的行动都有效果。我们关心的是结果。我们希望避免激烈而空洞的辩论。我们不曾 在无益的表决中谋求派别的胜利。我们经常关心的是，我们对广大走投无路的人们所负的责任。他们很多人无依无靠，处于痛苦和绝望中。我们不能拿所投的票给他们当粮食吃。我们不能拿决议给他们当房屋住。

17. 我们曾殷切希望，不管我们的情谊如何深厚，我们总能重新努力想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同心同德行之有效地帮助他们。我们就是为了这些理由才在协商中提出了某些建议。

18. 我们想看到人道主义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得到全部实施。同样，我们曾希望促使秘书长能马上派特别代表去这个地区。我们曾明白指出，不应该有任何障碍和条件挡路。我们曾希望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会作出一致决定，支持并实行那三项简明的必须实现的建议。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提出了一些详细的方案。

19. 假如接受那三项建议，我们就得保持原决议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通过时的一致精神。我们就得想方设法切实执行该项决议。我们就得尽量为那些靠我们切实帮助的人们谋福利。

20. 我的政府当然会支持为满足那些遭受过和正在遭受战争灾难的人们的人道主义需要而做的任何

努力。我们当然会支持为执行我们去年全体同意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而发出的任何呼声。

21. 我们是出于真正人道主义的立场才给予这样的支持的。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控诉、仇恨或种族歧视的问题,而应该是呼吁大家给秘书长和他的代表以一切便利、一切帮助和支持。以色列大使在这方面作出了欢迎姿态,他说:

“……奉命声明,对出席这次安全理事会而愿去以色列的人,我们都欢迎。我们将愉快地在以色列所统治的领土上给予进行访问的便利,使之能够得出他自己的看法。”〔第一四五三次会议,第99段。〕

我们相信以色列政府将以这种精神来响应我们的呼吁。

22. 对于目的,我们没有争论。在目的上,我们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希望安理会抓紧时机来考虑和商定达到目的的最好办法。也许不仅来得及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而且还来得及采取最好的办法,救济难民。听任他们受苦受难的时间太久了。假如他们的声音在这里能听得到的话,我毫不怀疑,他们会呼吁采取有效行动。我们要的不是什么表决胜利,而是实际成效。

23. 当我们停止这场辩论之后,我们知道仍须付出最大努力才能在寻求中东的公正和永久和平的问题上获得进展。雅林大使已经来了,各国外交部长也正要到达。尽最大努力进行协商、调停和合作的场面已经就绪了。

24. 我们现在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理应能为这一新的创举提供良好的开端。我们理应能够显示出安理会在解除灾难和纠正不公正两方面,都有了准备,极想公平地、充分地执行它的基本职责。

25. 这些就是我们力求摆在优先地位的目标,我们相信也是现在指导安理会的目标。

26. **贝拉尔先生(法国):**在近东发生敌对行动后,以色列军队对阿拉伯领土一年多的持续占领,势必也在拖长这一冲突的一切后果。安全理事会送交大会一份报告草案,只要把里面有关占领区平民待遇报

告一览表检查一下,就足以明了许多违反人道主义的问题仍在发生。

27.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有关冲突地区平民和战俘方面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大会又通过了有关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关于这两个决议的切实执行情况曾责成秘书长予以注意。所以不难理解,秘书长切盼得到有关这些问题的直接报告,因为自一九六七年十月古辛的调查使命结束以后,他再也得不到消息了。

28. 所以我的代表团支持秘书长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照会〔S/8553〕里的想法,即再派一位代表去那个地区,使他能够按照安理会和大会决议的要求提出报告。我的代表团和秘书长一样,认为根据最近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一份关于平民处境的报告,不但对联合国有用,而且也符合各方利益。我的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有人设置的某些障碍使得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照会〔S/8699〕里所说的派遣这样一位代表的事当前还不能实现。

29. 我的代表团对上述情况更加感到遗憾的是,秘书长一再表示他心目中的第二个调查组的职权范围与目标和第一个的一样。第一个调查组并没有招致任何特殊困难。古辛先生曾强调指出他在访问过的国家里得到了各阶层的充分合作。虽然仅在政府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他才会见过人民和地方当局的代言人,可是他至少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30. 再者,秘书长规定古辛先生调查使命的职权范围时,他对决议的条文做了尽可能广泛的解释,为了明显的人道主义理由,法国欢迎这种解释。我国对于任何国家种族上或宗教上少数民族的命运,都不能漠然视之。法国反对一切歧视,无论宗教的歧视,种族的歧视或肤色的歧视。法国出于传统和天职,坚决拥护尊重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原则,因而决不能对这类问题漠不关心。在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所规定的限度内和所规定的保留条件下,法国对它所了解到的特殊情况,从来不惜采取行动,现在也是这样。

31. 在这些情况下,把纯粹无法接受的条件加

在特别代表的使命上，显然会阻碍所建议的机构正常运转。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呢？责成秘书长注视切实执行的那两个决议都与目前的问题没有本质的关系。两个决议都特别要求以色列政府保证“发生过军事行动地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并对敌对行动爆发后从战区逃走的居民提供回乡的方便”。今天，那些地区是占领区。

32. 我的政府一贯极力要求迅速结束这种占领，因为我的政府认为这是违反宪章的，并且因为我的政府担心暴力与报复的危险，担心随着武力占领必然紧跟而来的对个人自由与人权的威胁。不过我的政府仍然相信，既然这种占领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安理会一定得通晓占领区的现况，尤其是关于当地人民福利与保障的情况。

33. 所以我的代表团同意秘书长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照会里最后所说的意见：

“据我看来，最不幸的是，这些涉及大量人民福利的考虑，没能得到足够的优先重视，人们没能认识到它们的十分紧迫性，从而去克服于今所遇到的障碍。”

34. 我的代表团要求排除这些障碍，以便秘书长能够执行安理会和大会赋予他的任务。

35. **主席：**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请他发言。

36.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我们感激塞内加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首先提出请安理会注意有必要派一位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去阿拉伯被占区。

37. 我们也很感谢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在审议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的请求中所表现的迫切关怀。

38. 以色列当局在阿拉伯被占区所执行的政策是蔑视道德法规，违反宪章原则的。他们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野蛮侵略只是他们藐视法律规章的一个露骨的例证。不要撇开他们继续非法占领和野蛮对待占领区平民而孤立地看待这次侵略。因为这些是表明他们阴险的扩张主义意图的基本因素。他们占领阿拉伯土地，虐待当地平民，不断违犯国际社会通过的原则，这些原则是规定战时各国行为并减轻平民在武装冲突中所经受的痛苦的。

39. 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规定了各国在武装冲突中在法律上有义务遵守的一些伦理和行为准则。以色列在公约上签了字，但这并没有在它制定对阿拉伯被占区的政策时产生任何影响。这是毫不奇怪的，联合国的记录明确显示，以色列因失信背约而受到联合国谴责的帐单是最长的。

40. 以色列当局对阿拉伯被占区居民的残暴，激怒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西奈的消息是令人焦虑和极端愤慨的。暴行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剥夺生活资料、侮辱、集中营里拘留、囚禁、驱逐、毁坏房屋、亵渎圣地甚至残暴虐杀。最近的一个牺牲者是前法官舒基·埃尔·法拉，杰出的约旦代表的堂兄弟。这种危险局面要求采取紧急行动。

41. 我本来很容易就可以大量举出以色列当局在阿拉伯被占区所犯的暴行和其他非法行径。但由于有些以色列非法行径已作为早先写给安全理事会一些信中的主题，所以我只谈谈以色列所犯的几件最残暴的罪行。我的意图是要说明，以色列的非法行径毫无疑问是违反了联合国机构的禁令和全世界国际协定所规定的义务。

42. 以色列承认甚至夸耀它的军队为压制平民的合法愿望在阿拉伯被占区经常采取的不加区分地毁坏房屋的非人道行径。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五十三条规定：“占领国对个别或集体属于私人，或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或社会或合作组织所有之动产或不动产之任何破坏均所禁止”¹。

43. 以色列显然是故意借破坏房屋来使平民遭受痛苦，并加重他们的痛苦，以求达到它的非法目的。

44. 以色列非法行为的另一方面是侵吞个人或集体所有的阿拉伯土地。这是以色列自己也承认并广泛宣传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发生在耶路撒冷城。尽管大会一致通过了第二二五三(ES-V)号决议，认为以色列所采取的一切办法都属无效并要求以色列取消

¹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七十五卷(一九五〇)，第九七三期。

任何可能改变圣城地位的手段。可是以色列仍旧宣布吞并耶路撒冷而且拒不理睬联合国的禁令和国际社会的告诫。除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外，我刚才提到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四七条规定，“侵吞财产”是严重破坏该公约的。现在的既成事实是：以色列在圣城内的行径的真正动机是在完全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它的国际义务下，巩固以色列的非法吞并。

45. 为了实现它的扩张主义阴谋，以色列不断地、有系统地采取措施，旨在改变阿拉伯被占区的种族和人口的结构。它们肆意采取恫吓、威胁和大量放逐的手段，致使占领区内阿拉伯合法居民的家室为之一空。日内瓦公约第一四七条认为，在军事占领区“非法放逐或转移”平民，是严重违法的。再者，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这种野蛮行为，并把它和第二次大战时残忍的纳粹罪行联系起来。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伦敦签署的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协定的附件，即国际军事法庭宪章，²已谴责了这类行为。后来联合国大会认为上述宪章中的原则是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并指令国际法委员会把纽伦堡法庭宪章和纽伦堡法庭判决所承认的那些国际法原则制定成为条文。

46. 国际法委员会在原则六中³规定：战争罪行包括“违反战争法律或战争惯例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对属于占领区或住在占领区内的平民的残杀、虐待和服劳役或其他目的的流放，对战俘和海上人员的残杀或虐待，杀害人质，抢劫公共或私人财产，滥毁城镇、乡村或进行军事上不必要的蹂躏”。原则六也认为“对任何平民进行放逐或其他残忍行为”是摧残族类罪。

47. 再者，由于对以色列不尊重关于对待平民的法规，大会通过了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政府保证发生军事行动地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保证向敌对行动爆发后外逃的居民提供回乡的方便”。这个决议的条文无疑会谴责以色列的放逐政策。

48. 我们看到在纳粹黑暗时代受苦最深的人们现在也嗜杀成性，搞同样的穷凶极恶的阴谋，这是可

悲的，也实在令人震惊。阿拉伯被占区的平民已经受到以色列人的残酷蹂躏。以色列人根本不理睬法律准则和联合国机构的禁令。

49. 从这种既定的镇压政策看来，难怪以色列当局拒不履行安理会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了。这说明为什么以色列坚决不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合作。所以以色列设置障碍去阻挠决议的执行。以色列毫不犹豫地不相干的问题拉进讨论，强加条件，坚持以决议发起人从未想到的解释来解释决议。

50. 我们能看到特科阿先生在安理会的戏剧表演，那得感谢以色列人的这种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我提的简单，约旦代表讲的详细。以色列政府所玩弄的法律花招是妄图遮掩世人耳目，使之看不到他们这种行为，并妄图转移视线使人们注意不到这种行为残酷无情的程度。

51. 秘书长要求派一位特别代表到以色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发动的侵略后实行军事占领的阿拉伯地区。看看以色列对秘书长这一要求在不同阶段的反应是有趣的。这会使安理会充分了解以色列的政策范围以及这种政策的恶毒内容。

52. 在秘书长为了完成这次人道主义使命和以色列政府进行接触的早期阶段，以色列的第一次反应是提出他们与特别代表合作的一个条件，条件是：把特别代表的权限扩大到阿拉伯国家内的犹太人，即去年以色列侵略下的那些受难者。秘书长根据法律论证，驳斥了以色列这种请求的有效性，这是对的。关于这件事，虽然因为情况大白，我不想纠缠于法律上的争辩，可是请允许我援引阿根廷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这是他代表阿根廷本国、巴西和埃塞俄比亚提出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时讲的：

“首先，我们深切关怀的是人身和财物受到战争影响的那些平民的命运。必须保证那些没有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人有最低限度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的家庭、居住权、宗教信仰和仪式以及风俗习惯都必须加以保护，尤其不应受到任何肉体或精神上的威逼。

“我们决议草案中的这一呼吁是专门向以色列

²同上，第八十二卷（一九五一），第二五一期。

³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届，补编第12号，第三部分。

列政府提出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该政府要负主要责任去贯彻执行这些人道主义原则。”〔第一三六一次会议，第5、6段。〕

53. 他们认识到他们在这个阶段抵制不了秘书长强有力的法律论证，于是就用他们的惯技把水进一步搅混，要求特别代表的职权也包括别的阿拉伯国家（即伊拉克和黎巴嫩）里的犹太人。很难想象，人们能郑重地或认真地考虑以色列这个要求。

54. 他们想方设法破坏秘书长执行决议的努力。由于已经再次遭到了失败，而且又缺乏任何实质的或法律上的依据来阻挠他的努力，于是他们就加强他们混淆黑白的策略，乞灵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德黑兰国际人权会议所通过的第一号决议。⁴他们硬说那个决议的通过只是使特别代表问题复杂化。

55. 但是德黑兰决议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决议的各项规定究竟都有什么含义呢？决议表示了国际人权会议对一九六七年六月冲突后阿拉伯被占区侵犯人权的深切关怀，该会议进一步提醒以色列政府注意无视占领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该会议特别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刻停止破坏以色列占领区内阿拉伯居民的家园，并在占领区尊重并履行世界人权宣言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的日内瓦公约。该公约按照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明确肯定中东冲突爆发后一切离乡背井的居民有不可剥夺的还乡、恢复正常生活、收回他们的财产和家园、并与他们的家属团聚的权利。

56.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决议，其中各项条文不说自明。以色列的犯法行为已经被德黑兰会议所公认。这个决议不但不使问题复杂化，反而说明了秘书长有绝对的必要速派特别代表。

57. 我的代表团对以色列当局的行为毫不感到意外，可是对于某些大国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态度不能不表示惊讶。惊讶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拖延了安理会的行动——这帮助了以色列大胆拖延而不受惩罚——他们正在否定和削弱人类在第二次大战后为了

保护被占领区平民而辛勤树立的整个法律机构的基础。这些大国鼓励了以色列的阴谋诡计，协助以色列执行了计划，这是在设法帮助以色列执行不人道的政策。我们知道这种政策的结果只能是增加那些地区平民的痛苦。

58. 局势是不言而喻的。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以色列企图使这项决议在执行上复杂化以嘲弄这个决议。决议本身也是不言而喻的。用秘书长在七月三十一日照会里法律分析部分的话来说：

“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要求以色列保证发生军事行动地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这一段无疑适用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后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S/8699，第10段。〕

秘书长又补充说：

“同一执行部分第2段，如果按严格的解释，既不能应用于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也不能应用于阿拉伯各国的犹太人。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各项条文目前只能适用于占领区的平民。”〔同上〕

59. 我现在想简单地提一下以色列所僭取的、代表世界上不同国籍的所有信仰犹太教的公民说话的权利。

60. 这是一个危险的概念，除了打乱国际关系外，毫无益处。这个概念使我们想起过去帝国主义大国企图凭借保护某些少数民族的权利以推进他们的殖民主义计划。以色列似乎打算复活这种行将消灭的惯技。

61. 目标很清楚：在阿拉伯世界里扩张领土，对其他大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依从以色列的政治目的，利用别国信仰犹太教的公民。这个概念要是得到公认，就会形成双刃的敲诈武器，今天用来反对某些国家，明天又可以用来威胁另一些国家。

62. 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别国信仰犹太教的公民的企图，只能有助于在国际间增加磨擦，恶化紧张局势。这种企图只能有助于在国际间散播不和的种子。我相信信仰犹太教的人都是他们国家的忠实公

⁴见国际人权会议最后条例（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XIV.2）。

民，对于以色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有害的恩遇，肯定会感到厌恶。以色列最好不要提出这类要求而恪守并尊重公认的国际行为标准。

63. 我说了这些话，目的不是想陷入与我的信仰犹太教的同胞们有关的论战中去。我只希望彻底说明，他们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切权利，当然也负有同样义务。

64. 使阿拉伯人民变成以色列侵略的牺牲品的以色列当局的非人道行径，只是以色列政策的一个方面。容忍这种行径只能给以色列军事占领下的平民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愈来愈多的灾难。这些不公正的行径必须停止，人民必须重获他们的尊严。

65. 马上派遣秘书长的代表去这个地区而不再推迟，这是现在唯一合乎人道而刻不容缓的事。时间已经浪费得够多了，而平民的痛苦正在与日俱增。

66. 应看到这一特殊步骤只是权宜之计和治标方法，仅为了减轻占领区阿拉伯居民在以色列继续占领下正在遭受的苦难；因为只有把以色列部队从他们居心险恶的侵略所制造的整个占领区全部撤走，阿拉伯居民才能得到拯救。

67. **主席：**请叙利亚代表发言。

68.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塞内加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倡议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审议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照会〔S/8699〕，为此，叙利亚代表团愿把我们对他们的谢意与感激记录下来。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紧急性，怎么强调也不算过分。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涉及五十多万阿拉伯平民的悲惨命运。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军队以闪击战占领了冲突地区后，他们就从那里被驱逐出去。这个问题还涉及留在以色列统治下的阿拉伯居民所忍受的屈辱和不人道的待遇。

69. 从安理会通过了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从联合国大会于同年七月四日通过了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以来，已约有一年零三个月了。两个决议都明确要求以色列政府保证发生军事行动地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并对敌对行动爆发后外逃的居民的回乡给予方便。

70. 这两个决议自通过后，以色列一直完全置之不理。六月五日战争受难者的悲惨情况仍无所减轻。

71. 让我在开始时就强调一件重要事实，这就是：这两个决议都被认为是“人道主义的决议”。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这个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这关系到最基本的世界人权，并且是载于国际社会赞成和通过的盟约中的。所以我建议把这个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当做我们商讨的指针。但是人道主义条件绝不是强用不相干的、人为的题目来代替法律规定。秘书长在他给以色列代表的多次答复中，在他给联合国一位代表的照会内所附的第一次谈到的法律分析中，都已经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同上〕。

72. 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主任委员⁵曾向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提出一份很出色的关于阿拉伯难民的报告，里面谈到早期难民、中期难民和我们今天讨论的新难民时，他曾这样说过：

“……如果难民问题得不到公正的解决，那么这些国际文件所包含的人权就无法在巴勒斯坦难民身上实现；他们将仍是得不到享受充分人权的民族。所以宜于找出一个不仅可以解决政治问题，而且可以履行人权的解决办法。一个是政治性的考虑，另一个是对巴勒斯坦难民恢复人权方面的真实人道关怀，把两者结合起来，也许更有效、更有希望地使这个悲惨的难题得到解决。”

73. 象其他会议或法庭一样，安理会在按是非曲直给一个案件做出裁判或决定之前，有权了解全部事实。除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控诉和反控诉之外，我们有没有客观来源得到我们所寻求的那类资料呢？有没有客观来源得到例如秘书长派遣的特别代表可能提供给安理会的而又可以帮助我们清楚了解这一悲剧局面的资料呢？我认为这类资料是存在的，而这类资料无疑可以证明以色列在阿拉伯被占领区犯了并且正在犯战争罪行、摧残人类罪行和摧残平民罪行。这些来源有：

（a）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主任委员提交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⁶

⁵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文件A/CONF.32/22。

⁶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补编第13号。

(b) 秘书长根据大会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所做的报告,即大家所知的古辛报告。⁷

(c) 秘书长根据大会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和安理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并载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文件S/8435中的照会。

(d)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委员提交德黑兰国际人权会议的照会。⁵

(e) 以色列人自己写的一些强烈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对阿拉伯人政策的书籍和文章。

(f) 我手头有日内瓦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两个报告。该会应我政府之请调查了以色列当局在叙利亚被占区对阿拉伯平民所犯的若干罪行。

(g) 美国和其他西方作者所写的许多文章。他们访问了占领区,报道了阿拉伯人民的苦境。这些文章搜集在一本叫做以色列和日内瓦公约的书里,一九六八年由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出版。

74. 我再说一遍,这些都不是来自阿拉伯的资料,而是联合国正式文件,或者是以色列、美国和其他西方作者的文章。这些来源说明了些什么呢?

75. 有两个基本点不仅已由我的两位阿拉伯同事即约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而且已由塞内加尔和巴勒斯坦的代表充分谈论过,不需要我再详细说了。这两个基本点是:秘书长常驻代表的权限以及“发生过军事行动的冲突地区”的定义。但是为了使论据确凿,我想指出我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五月二日和五月二十日给秘书长的三封信里,已经详谈了这两点。信件原文都载于秘书长四月十九日[S/8553]和七月三十一日[S/8699]报告里。然而,我的政府认为极其重要的是要强调下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我给秘书长信里的第二点:

“叙利亚国内犹太人都是有完全平等权利和责任的叙利亚公民,我们对叙利亚的犹太人民都是这样看待,只有犹太复国主义才不是这样看

待。实际上,建立于‘犹太民族’这个概念的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都冒称他们自己有权以任何地方的犹太教人的名义说话,而这个概念已经被人们根据充分法律和政治上的理由彻底驳斥掉了。所以,曲解特别代表的职权范围,使之包括叙利亚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内的犹太居民,即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侵略战争的受难者,就等于联合国干涉内政,而这是联合国宪章所排斥的。宗教信仰的歧视在叙利亚现在不存在,从来也不曾存在过”[同上,第2段]。

76. 那些对阿拉伯或其他国家内种族上或宗教上的少数民族表示关怀的代表,都可以很容易地从应邀访问过叙利亚的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得到保证。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致叙利亚内政部长的信里说:

“我知道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事件中,叙利亚政府保护了犹太区;我知道最近一位信仰摩西教的叙利亚公民患了癌症,由政府费心帮助,转到贝鲁特的一个医院。再者,全国教育部广播的一个声明再次强调了叙利亚籍犹太人不是敌人,而是和其他人一样的公民。我甚至有资格说,犹太公民的买卖都还在经营。所有这些事实都是你们的荣誉。我觉得荣誉使我不得不强调这些事实”[S/8689]。

77. 首先,关于阿拉伯的新难民。根据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主任委员提交第二十二届大会的报告,有二十三万四千阿拉伯难民是战后从约旦、叙利亚和西奈半岛逃出的。以前在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登记的十二万受以色列军队蹂躏,逃出难民营的难民还不在此数内。难民数目还在逐日增加,而以色列人故态未改,依然有系统地使用恐怖手段,把阿拉伯土地上的居民全部赶走。现在这方面的难民数目已超过六十万人。以色列人声称阿拉伯人想把犹太人推进海里,于是疯狂报复,实行一种政策,把这些阿拉伯人驱回沙漠。这六十万难民就成了以色列报复政策的牺牲品。

78. 秘书长根据大会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议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提出的,并载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文件S/8435里的照会也

⁷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文件S/8158。

肯定了难民数目的增加。为了使这个数目膨胀，叙利亚被占区几乎被搞得渺无人烟。四十多个村庄已被掘土机夷平。掘土机现在已成为以色列的统治象征。叙利亚被占区吹着凄凉和死亡的寒风，阵阵袭耳的只是征服者的轧轧皮靴声。

79. 在这方面，正好可以引证一下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主任委员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提交德黑兰国际人权会议的报告里的两段文字：

“没有人会佯称照此提供的生活标准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所提到的标准，即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应有的足以维持健康幸福的生活标准的权利，其中包括衣、食、住、医疗和必要的社会福利活动。”

他接着说：

“归根结蒂，这一切努力都是些治标办法：曾有助于维持难民最低的生活标准，恢复了他们的一些信心，并可能多少保存了他们的一点人类尊严。没有做到的是：没能结束他们的难民地位，没能使他们充分享有世界宣言和国际公约所要求的人权。”

80. 我坚请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注意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主任委员提交德黑兰国际人权会议的这一报告。

81. 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之间，我写了很多信，里面谈的是以色列占领当局侵犯阿拉伯平民人权和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这些信已做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文件分发了。我无须麻烦大家听我重复信里所提的事实。但是为了使论据确凿，我想读一读其中一段关于对阿拉伯人的非人道的、不道德的待遇。而以色列各位代表却一个接着一个地描述他们统治的美德和给阿拉伯人民带来的好处。以色列一占领了叙利亚，以色列军队就犯了以下暴行：

“1. 向村民进行恫吓，逼得大多数人都离家外逃……

“……在其他场合，他们焚烧麦田使居民挨饿——在埃尔朱哈达尔就是这样。因而迫使农民离乡求生。

“2. 捉拿无辜平民，把他们蒙着眼睛赶进监狱。这在孔奈特拉和许多其他地方已经司空见惯了。

“3. 掠夺……孔奈特拉每家商店都被抢了。

“4. 一些青年被认为有害于征服的前途，就遭到冷酷的杀害。在阿尔祖伊耶地区，在纳卜药房被捕的十五人就是这样办的。任何男人带着为国旗服役的小册子的，也是这样办的。

“5. 侵略者的残酷在那些被怀疑为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党员或人民军人员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有一次，一个国民自卫队员……因为在身上发现了几张党的传单，便用直升飞机给运到巴勒斯坦被占区。事后，那个村庄的居民都被驱逐出境。还有一次，在阿尔-阿尔村庄，侵略者带着想象为可疑分子的几张名单把那个村庄的居民分为两类：三十五岁以下的都给送到巴勒斯坦被占区，三十五岁以上的则严刑拷打，然后背绑着手，布蒙着眼，被驱逐到哈乌兰去。”⁸

82. 虽然以色列代表和发言人还在抵赖我们的控诉，可是一系列的暴行仍在发生。我从他们最近的暴行里举出以下几点：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军队用掘土机铲平了叙利亚村庄阿尔达布西阿。

“(b)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以色列军队又铲平了叙利亚村庄阿尔朱尔尼阿。

“下面是关于对平民非人道主义待遇的一些事实：

“(a) 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战争后有二百名叙利亚士兵失踪，而且未能予以交待。以色列只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递交了四人死亡的证明书。

“(b) 叙利亚受到进攻时，在孔奈特拉地区，有一百二十名平民被俘，并在他们家人目睹之下，不知带到何处而神秘失踪。

⁸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 S/8077。

“.....

“(d) 叙利亚和阿拉伯俘虏正在被迫抽血，抽的血是送给以色列各医院的，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叙利亚政府曾正式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所受的这一非人道待遇进行调查。

“.....

“(f) 尽管以色列代表和以色列当局三番五次地抵赖，但强迫放逐那些少数留下来的平民的行为至今仍在进行。放逐方式极为可怕。如伊德里斯·穆斯塔法·拉胡杰是以色列军队所占领的阿尔曼苏拉村庄的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以色列当局向他提供一千叙利亚镑，合二百五十美元，让他离家去大马士革，但他拒绝了。次晨他惨遭杀害。他的家属送来了尸体。”⁹

83. 这些罪恶在历史上足以与纳粹暴行相比。对所列事实如有怀疑，愿请安理会听一听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八十五位以色列知识分子给以色列通讯社的一封公开信：

“亲爱的先生，

“我们荣幸地送上一份宣言，请予发表。

“宣言是：

“‘停止在以色列和被占区的人权侵犯。

“‘在以色列和被占区发生的事情详情已经在各地区公布：

“‘种种拘禁令、种种对自由行动的限制和种种不加审讯的扣押最近已强加在以色列公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身上。

“‘宵禁和爆破房屋等类集体惩罚，仍在被占领区村镇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工农家庭、妇孺老人仍然膳宿无方。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逃亡的难民仍然川流不息。

“‘按照以色列军事长官的命令，从西岸驱逐出去的阿拉伯人，数量日有增加。在西岸发表的

一份抗议请愿书说：“这些办法是违反国际标准、违反公民居家安土的基本权利的。根据政治理由的强制放逐使我们联想到英国殖民主义统治。”

“这些办法不导致仇恨的深渊还能导致什么呢？

“这类行为只会加强反抗和地下活动，只会增加双方牺牲，并导致另一场伤亡难料的战争。

“对另一国人民实行统治的民族会使自己道德堕落，民主败坏。任何压迫另一国人民的民族必然要失去自己和自己公民的自由。

“犹太公民们，要记住那些与我们共患难的异教徒！灾难既然落在兄弟的阿拉伯人民身上，你们能认为袖手旁观、保持沉默是正当的吗？”

84. 先生，你如果允许的话，我只愿细谈一点。在阿拉伯纳哈尔被占区共有以色列新殖民区三十八个。这是我们已经申诉过的。九个建立在叙利亚土地上。它们的精确地点都写在我的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信中附件一里[S/8643]。

85. 坐在我右边的以色列代表曾一再声明说：

“纳哈尔兵团……是以色列防卫军部队。他们的活动是协助保证当地治安和维持停火。”

这是特科阿先生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信里[S/8654]说的。但犹太电讯社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日报道说：

“以色列公园管理处已宣布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所占领的戈兰高地将改成避暑区。这个高地的夏季气候是比较凉爽的。”

86.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犹太邮报在“戈兰已列入牛场计划”的标题下说：

“在戈兰高地上大量放牧牛群的各种计划已由犹太建国会移民部昨天宣布了。这类计划预计在面积为六十万杜努姆的天然牧场上要放牧一万五千头牛。

“移民部的预计表明，戈兰肉类生产可能使以色列减少进口量的四分之一。”

⁹同上，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S/8689。

87. 如美国 - 犹太年鉴所描述的那样, 前面提到的犹太建国会的美国科, 在美国是代表以色列与耶路撒冷犹太建国会的行政长官。犹太建国会经以色列国家承认为合法机构, 负责在以色列办理开发和殖民工作、移民的吸收和定居工作以及有关犹太机关团体在这些领域内活动的协调工作。

88. 谈到这里我们想停一下看看我们现在是否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和联合国的三十年代, 看看历史是否已退回到一百年前, 那时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正在为白种定居人攫取亚洲和非洲土地, 强迁当地人民以减轻或解除白种人的负担。不, 现在不是一八三〇年, 不是一八七〇年, 也不是一九〇〇年了。现在是一九六八年九月, 第二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会议开始的季节。

89. 我们已屡次听到特科阿先生抵赖对于战俘所受的非人道的、纳粹式的待遇, 抵赖肆无忌惮地对阿拉伯难民任意拷打等罪行。这些阿拉伯人中有十万人以上在一生中曾两次沦为难民。这里至少有一百二十个例证, 我认为都是确凿无疑的。这类非人道行为发生的营房名称、帐篷号码、地点、日期和详情, 都有详细记载, 安理会可以查对核实。我希望这一点能做到。

90. 我们今天在讨论两个人道主义决议的执行问题。在这两个决议先后通过之间, 有几个委员会和一个会议正在人权时代探讨人权的执行问题, 并已仔细研究了以色列占领区内阿拉伯平民的情况。这类事情我想提一提。

9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通过了第一三三六(四十四)号决议, 赞成第二十四届人权委员会所通过的名为“由中东敌对行动而造成的占领区内人权问题”的第六(二十四)号决议。

92. 人权委员会在回顾了日内瓦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和我们正在讨论的两个人道主义决议之后, 在其决议第2段中说:

“确认中东敌对行动爆发后一切离乡居民有回乡之权, 有关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 提供方便使之尽速返回自己的家园”。

93. 德黑兰会议也通过了一个决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已经引过了, 所以我就不再谈了。

94. 人权委员会主席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就该委员会三月八日第九九〇次会议的决定, 给以色列政府一封电报, 电文说: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从报纸上得悉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行动后对以色列当局占领区的阿拉伯平民的家园进行破坏, 感到痛心。人权委员会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肆意妄为, 并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¹⁰

95. 由联合国的其他机构而不是安理会本身所通过的这些决议, 应当使安理会认识到局势的严重和这场阿拉伯悲剧中人道问题的幅度。这足以使我们义不容辞地、刻不容缓地负起责任, 不仅要谴责以色列的行径和它对人权的侵犯, 而且要毫不含糊地肯定赋予秘书长派特别代表的职权, 不许侵略国阻止这样一个代表进入这一地区。

96. 在安理会上听到以色列代表呼吁和平并不希罕。阿拉伯代表们嘲笑这类伪善的呼吁也不少有。我们已经有二十年以色列占领的经验, 经历了七十五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向阿拉伯人发动的恶毒的诽谤、中伤和仇恨的运动。只这样说就足够了: 以色列人想尽了办法来阻止两个人道主义决议的执行, 他们就象过去二十一年中拖长老难民的悲剧一样, 是有目的地要把新难民的悲剧长久拖下去。

97. 不过这次评论特科阿先生的和平呼吁时, 我想让一位以色列领袖, 即现在的以色列国会议员, 按照一个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了解的和平来答复特科阿先生的和平呼吁。我指的正是以色列国会议员乌里·阿夫奈利。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近著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以色列已在今年出版。¹¹他在第一百零三页告诉我们:

“象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 本·古里安深信媾和完全是阿拉伯人的事。以色列无法倡议。和平就意味着阿拉伯承认以色列所寸步不让的现状。”

¹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第四十四届, 补编第4号, 第400段。

¹¹纽约, 麦克米伦公司, 一九六八年。

98. 在一百三十四页,作者援引了摩西·达扬为一个死难的以色列人举行的葬礼时所致的颂辞,这是作为达扬的信条而引的:

“让我们今天别控诉凶手们啦!我们是什么人而竟去驳斥他们的仇恨呢?”

“他们坐在加沙难民营里,现在已经八年了。我们在他们目睹之下把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居住的土地和村庄变成了我们的家园。”

“我们是一代定居人。没有钢盔,没有大炮,我们就栽不成一棵树,建不成一所房屋。”

“当我们看到坐在我们周围的几十万阿拉伯人怨气沸腾,满腔仇恨时,我们不要退缩,我们不要旁顾,以免手下脱漏。”

“作好准备,武装起来,坚强、泼辣——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选择。否则就会剑从手失,我们的生命也就破灭了。”

99. 乌里·阿夫奈利对这番惊人的话,做了很好的评论:

“这是一种阴森可怖的哲学,是一个十字军战士的哲学。这位战士看不见开向和平之门,只相信一有和平这个念头就是削弱士气。”

100. 在第一百三十五页,他写道:

“一个老故事说,有一位年轻的以色列合作农场的成员,当人们问他怎样看阿拉伯问题时,他回答说,‘看枪杆子的光景如何’。”

101. 最后,让我提醒惯引圣经的以色列代表注意古代一位希伯莱先知的話,即旧约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二句:“以人血建城、以罪孽立邑的有祸了。”

102.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请他发言。

10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我们上次会议上,有些代表攻击以色列在安理会的发言权。其申诉中用词之欺诈和狡猾是了如指掌的。当这些代表团疯狂攻击犹太人由于受到迫害而痛心疾首时,他们对待人权的真正态度就暴露无遗了。

104. 清除希特勒的集中营已达二十五年之久,今天犹太人又蹒跚于阿拉伯集中营之中,虽然这个悲剧在这个申诉所根据的文件上占有显著地位,但是自封为保卫人权的战士们却力求阻止联合国讨论这一悲剧。无辜的犹太人又在监狱里遭受拷打,而安全理事会上“发言守序”的喊叫声却阻止给他们援助。整批的受压迫、受歧视的各地犹太居民恳求帮助,而在这里所得到的回答只是“发言守序”的冷酷咆哮。反犹太法已经公布,已经实施,但是那些靠乞灵于人权来玩弄政治新花招的人却狂喊“发言守序”。

105. 在一切有关以色列基本权利的问题上,否决权和机械多数的压力已经使安全理事会瘫痪了好几年了。安理会在有关以色列的讨论上缺乏公正、缺乏实效,世界上已司空见惯了。最近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又害了另外一种大病。即不负责任地使用“发言守序”的手法。这种大病如果任其发展,势必阉割安理会的发言自由,使我们的讨论沦为—场滑稽剧。

106. 阿拉伯各国代表团和他们的支持者曾力求使用迂曲的论证来抹煞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行动后阿拉伯各国压迫犹太人的问题。他们已不是第一次在安理会上建议,说公正和法律应是单方面的,都不宜用之于以色列,公正和法律却束缚不了阿拉伯各国侵略以色列的手脚。

107. 但是,无情的曲解和冷酷的抵赖都遮盖不了一九六七年六月后阿拉伯各国犹太族所遭遇到的悲剧的惨重。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或投票都压抑不住犹太族的悲伤。泪水和痛苦。整个世界都是犹太族苦难的见证人。已有的报告没有一份会削减人们对他们命运的忧虑,或减轻他们的情况的严重性。相反,即使对阿拉伯各国友好的报道也无法隐瞒这些阴森可怕的事实。

108. 阿拉伯各位代表经常引用艾琳·比森的话来支持他们的主张。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苏格兰人报发表了她从开罗报道的一篇她和九十高龄的海姆·杜埃克法师的谈话。这位法师自己就曾被埃及当局逮捕了好几个月才得到释放。据她报道,“他说,在六月战争时期,大约五百埃及籍和其他国籍的犹太人被赶在一起而幽禁起来。他不相信红十字会官员们曾得到允许去访问拘留中的埃及籍犹太人。”

109. 埃里克·佩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从开罗发给纽约时报的电讯说：

“一九六七年战争后被监禁的二百多名犹太人到今年还没有一个得到释放……”

“相信有二百二十人现在拘禁在开罗城外图拉监狱里。”

“若干其他在战争爆发后被监禁的人已于去年释放，但近几个月尚无迹象要释放更多人。”

110.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华盛顿邮报说：

“估计有二百五十名犹太人仍在狱中，主要是在开罗附近阿尔·苏拉监狱。以前释放了的犹太人断言，监狱官吏迫使他们屈从性欲倒错和其他秽行，并加以拷打。”

111. 在上次会上，我把六月敌对行动后叙利亚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已经详细说过了。

112. 有一个美国公民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寄给国会议员小查尔斯·麦克·马赛厄斯一封信。一些副本寄给了联合国若干代表团。他在信里说：

“我的家属现仍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你为了他们而给予我的关怀和不断的合作，我不胜感激。”

“我们收到的最近一些报告，都表明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卡米希利的犹太居民情况都正在恶化。”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计划派遣新的人道主义调查组到中东去的最近报告里附有一封叙利亚代表的信。信里说，这次新的调查范围不应包括‘叙利亚或其他阿拉伯各国的犹太居民，即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侵略战争的受难者’。”

“这位叙利亚代表是否认为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各国如果不能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军队，他们就可以因为无辜平民偶然信奉犹太教而以为有权加以毁伤，置之于苦境呢？”

113. 美国代表团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的一份文件里声明：

“有关叙利亚犹太人的消息有限。但据可靠

的报告，犹太人正在受着形形色色的折磨、歧视和限制。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似乎不得离开这个国家；如果允许的话，大多数人都会离开的……”

“大家都知道秘书长的代表也要调查和报道阿拉伯各国犹太居民的情况。……关于秘书长的代表的使命，我们愿向秘书长讲清楚我们在这方面的特殊关注。”

114. 关于伊拉克籍犹太人的悲惨情况，还有大批的报道。纽约时报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报道说：

“在伊拉克住了几百年之久的残存的犹太居民，都等于面临着经济绞刑……”

“人们描述的犹太人的绝望的处境，……是起因于一系列新法令都使伊拉克政府几乎控制着全部犹太人的收入来源。”

115. 美国考察家报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的一篇题为“伊拉克进一步迫害犹太人”的文章里说：

“政府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推进反闪族思想和反犹太宣传。开始时，政府在攻击之中，还试图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加以区分，现在则很少这样办了。”

116. 一九六七年六月后阿拉伯各国国内犹太人的情况令人觉得严重，所以秘书长第一个关于人道问题的代表古辛先生亲问其事。伊拉克犹太人的情况令人觉得悲惨，秘书长因而多次向伊拉克政府亲自交涉。可是阿拉伯各国代表团和文件 S/8825/Rev. 2 里的决议草案各提案国，却要把这个问题置之不理。

117. 囚禁无辜的犹太人，压迫犹太居民，陷犹太人家属于饥饿，采用各种反犹太法，拒绝外来的观察人员接触这一局面，对阿拉伯各国代表团来说，这都不是人权问题。

118. 那么，什么是人权问题呢？约旦代表在这方面向安理会提了一些有趣的观点。当以色列的超短裙出现在城市里，或者当阿拉伯居民购买以色列商品时，这能郑重地说是人道主义问题吗？在十六个月的时间里，叫十一个自己供认的约旦战争恐怖分子越过停火线返回安曼去找他们的主子，而不要再继续破坏以色列控制区的公共法律和秩序，这难道能说是威胁

了当地人民的福利与安全吗？有三个阿拉伯妇女向犹太妇女儿童策划恐怖攻击，后来被捕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们应邀按期访问她们，就象访问其他拘留人员一样，这时阿拉伯各代表团就震怒了。一所房子发现是恐怖战争中心，或是军火库，于是被炸掉了，这是按照当地约旦或埃及的法律办的——我再说一遍，这是按照当地约旦或埃及的法律办的，可是阿拉伯各国代表团因而大发雷霆。当阿拉伯居民在侵略军撤退前或与撤退的侵略军一起离开敌对行动地区而受到了他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时，阿拉伯各国代表团也因而大喊大叫起来。

119. 在他们看来，总局势的特点并不是以色列统治区内外有行动自由，有发言自由；并不是地方政府都象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一样继续行使职权；并不是学校、医院、社会福利事业都在正常工作；并不是地方经济得到帮助而提高了阿拉伯占领者曾使西岸和加沙居民所过的低得惊人的生活水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现正表明他们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阿拉伯代表们对这一点也不感到任何兴趣。

120.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叙利亚代表今天的发言仍然都是背信欺人之谈。象约旦代表的谰言一样，他们的发言都是以许多信里的胡言乱语为依据的。这些信他们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了。以色列在答辩中已经充分给以驳斥，这些答辩也做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了。他们的发言的真实程度如何，可以用约旦的声明做为例证来说明。该声明说：“以色列人强迫战俘们参加军事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是用来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作战的”。事实是交换战俘协定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由我亲自与约旦政府代表们签了字而立即执行了。

121. 我想给阿拉伯代表们和他们的支持者指出下列几点：

122. 战争是一种无情、血腥、悲惨的演变。战争必然带来悲伤并导致双方平民的苦难。这一点我们已和我们的阿拉伯邻居说了二十年了。我们一直在劝告他们终止战争，不要再侵略以色列的国土和公民。阿拉伯各国政府既然充耳不闻，就应当对当前局势直接负责。由于他们继续向我们发动战争，战祸就搞到自

己和他们的人民头上来了。他们现在不能抱怨自己的罪恶政策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他们还在那里向以色列进行战争，以色列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安全做为头等大事了。

123. 只有停止战争，结束二十年的冲突，放弃侵略，和以色列签订和约，当前局势才会改变，你我双方也就无须考虑战争对平民的后果了。

124. 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阿拉伯各国的申诉是没有道理的。在上次会上，我回顾了约旦对待人权的态度，对它统治的领土内所有犹太居民区的破坏，对犹太宗教圣地的亵渎。今天，埃及和叙利亚都以法律、正义和人权的名义在安全理事会上讲话。我们绝对不许这些国家僭取这种特权。人们不能忘记这些国家所代表的是什麼，不能忘记他们的政策和行为过去是什麼，将来是什麼。

125. 埃及仍然是阿拉伯侵略以色列的头目。埃及多年来一直在践踏国际法、践踏联合国决议、践踏以色列埃及双方协定所承担的义务。用毒气杀害也门的平民、炸毁沙特阿拉伯和平村庄的是埃及。十九年来在加沙地带监禁了几十万难民，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自由，甚至不准他们离开这个地带回到埃及本国寻找工作，而使他们受着持续的宵禁，这也是埃及。

126. 关于埃及占领当局在加沙地带所用的镇压方法，这里有沙特阿拉伯麦加电台的不得已之言。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一次广播里，麦加电台报道说：

“这些方法就是世界大战期间独裁者希特勒在他占领的国家里所使用的方法。阿拉伯人想一想吧，自称阿拉伯民族主义先锋战士的纳赛尔，是怎样对待加沙的阿拉伯人民的——加沙和它的悲惨的人民在挨饿，而埃及的加沙总督和他的官兵却在加沙地带金迷纸醉。”

就是这个埃及，它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一直在迫害犹太人，把几百户犹太家庭的家长关在集中营里，让他们遭受拷打和非人道的虐待。

127. 还有叙利亚，它在人残害人方面，写下了可怕的篇章：绑架以色列公民，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五年、十年、十五年而不承认监禁了他们，让他们受够

了叙利亚文武官吏的虐待后，才把他们送回，然已骨瘦如柴，身心俱瘁了。叙利亚压迫犹太人，迫害基督徒和库尔德人，不能视之为人权的代言人。叙利亚拒绝与联合国在和平事业上合作，叙利亚在以色列问题上继续违犯联合国宪章，所以叙利亚在法律和正义问题上，无权抗辩。

128. 这些国家不能以原告身分出席安理会。他们是被告。

129. 关于以色列统治地区的情况，我要象在上次会上一样，让一些局外的观察者答复他们的谎言。

130.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伦敦每日电讯报披露：

“以色列占领的征服地区的行动是现代历史上最合人道、最宽宏大量的，在这方面甚至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日本还强。

“在被占区，阿拉伯人的经济情况正在改进。他们许多人，甚至有专门职业的难民，都比过去要幸福得多。

“就直到目前的证据来看，以色列在处理阿拉伯被占区问题上，不管在联合国面前，还是在任何其他国际法庭面前，都是问心无愧的。”

131. 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者不断提出许多类似的报告。能有这样多的见证做为我们辩护的根据，我们是心满意足的。从来没有一个报道以这种精神评述阿拉伯各国内犹太人的处境。

132. 我在上次会上就说过，不管怎么说以色列都毫不反对联合国派第二次人道主义调查组亲自去调查情况。我们还在等着听到阿拉伯各国政府对一九六七年六月后他们国内犹太人的处境也准备采取同样建设性的立场。

133. 阿拉伯各国政府之所以反对联合国调查他们国内犹太人受压迫的情况，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阻止联合国代表调查这个问题，硬说犹太人受迫害不是国际问题而是内政，这和纳粹过去习惯的作法一样。他们还不让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的代表们去访问去年敌对行动后拘留犹太人的监狱

和集中营。公正不偏的国际调查对于这样严重的问题会做出什么样的结论，阿拉伯各国政府无疑是最好的裁判员。

134. 阿拉伯各国是怎样解释这种拒绝的呢？他们的论证与其说是简单不如说是站不住脚。

135. 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是适用于“有关各国政府”的。但阿拉伯各国建议应把这个决议解释为只适用于一个有关政府。向安理会提出的这份决议草案就是以这种曲解为基础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序言和执行部分的第2段说得很清楚，国际所关心的问题包括整个中东地区。

136. 阿拉伯各国现在要把这个决议加以曲解，要对决议的序言和执行部分的第2段置之不顾。

137. 为使第一次人道主义调查组有所遵循，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所适用的冲突地区曾规定为包括阿拉伯各国及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所波及之犹太人的场所。一年后，阿拉伯各国代表团建议把阿拉伯各国排除在冲突地区的范围之外。据他们说，解释这个地区的范围时，不应以是否参加冲突为依据，也不应以实际敌对行动的地区为根据，而应只涉及停火线的一方。这个解释离奇之极，片面之至，不值得郑重考虑。这个解释的古怪，不亚于认为伊拉克不在作战区之内因而建议置之于人道主义调查范围之外的那种主张。可是自从派出第一次人道主义调查组以来，伊拉克境内犹太人的处境趋于恶化，秘书长因而亲自屡次向伊拉克政府交涉。要使这样一个建议得到成立就需要把历史大改特改。

138. 阿拉伯代表们今天在这里仍然主张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所指的冲突地区应解释为只适用于以色列占领区。这个主张是违法背理的。秘书长在年度报告¹²引言里已再次说得一清二楚了。秘书长在这个文件第44段里对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冲突地区”和被占区，是明确加以区分的。被占区显然只是冲突地区的一部分。

139. 以色列已经履行并继续履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以色列正在对以色列控制区居民的安

¹²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补编第14号。

全、福利与保障尽其全部职责，并将继续这样做。以色列只要求阿拉伯各国也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使一九六七年六月后阿拉伯各国内受难的犹太人能按照决议的规定，得以解除苦难，他们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受到尊重。

140. 我们是一个小民族。在联合国一百二十五个会员国中我们只是一个。可是我们反对歪曲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是对的；我们反对把人道主义决议弄成反人道主义的文本是对的，我们坚持应该同等地维护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人权，也是对的。

141. 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对的。如果犹太人的灾难再遭到嘲笑，再遭到抹煞，那么，以色列对这样无耻地奚落正义不能保持缄默，全世界是会谅解的。

14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现在讨论的不是一个偶然问题。这是以色列不履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安理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这是以色列不允许秘书长特别代表进入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地区去调查暂时受制于侵略者权势的阿拉伯居民情况。

143. 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的是以色列在近东推行侵略政策的另一个露骨表现。这个侵略政策就是特拉维夫统治集团所推行的违犯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政策，蔑视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意志和世界舆论的政策。

144. 侵略的本质是这样的，即侵略者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在轻视国际法。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被占区人民中使用暴力与恐怖。

145. 约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叙利亚代表们在他们的发言中，对于以色列怎样藐视人类尊严，怎样在他们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的人民中间使用暴力、制造恐怖，都提供了很多实例、真相和证明。他们宣读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大量书信和声明，里面充满着在外国侵略者的枷锁下受难的人们的忿怒与义愤。这些书信和声明都反映了阿拉伯受难人民的呼声，并且也是对侵略者罪行的强烈抗议。

146. 在侵略者枷锁下的阿拉伯人民的处境和为人道主义而派遣秘书长特别代表到近东去，这个问题，

不是狭隘的或私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重要问题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影响近东一切民族的权利和利益。这个问题就是火速根除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各国后果的问题。

147. 以色列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曾向阿拉伯各国代表发出呼吁。但是在呼吁之前，必须解决主要问题，即从被占区撤退以色列军事力量。这样的话，问题就会自然解决的。

148.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指出：早在去年六月以色列刚刚进攻阿拉伯各国之后，安全理事会就根据第一批有关侵略者在阿拉伯被占领区行暴逞凶、令人震骇的报告，通过了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政府保证它暂时占领地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

149. 这个以崇高的人道主义为目标的决议，本身就是对侵略者的一个直接控告。这个决议的本意是严重警告以色列不要使用高压与非法政策对待暂时处于侵略者权势之下的阿拉伯人民。但是侵略者不理睬这个警告，在阿拉伯被占区进行了，并且继续进行非法行为，而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残暴、镇压制度。侵略者采用了吞并阿拉伯被占土地的政策，随后就把阿拉伯人民逐出本土，毁灭阿拉伯村庄，把城市住宅区整段整段地爆破、夷平。在耶路撒冷则正在采取措施吞并和“以色列化”阿拉伯区。

150. 以色列所执行的侵略镇压政策是呻吟于占领者枷锁下的阿拉伯人民深仇大恨的根源。

151. 从以色列当局在阿拉伯土地上所建立的恐怖暴虐制度可以清楚看出侵略者的真实本性和扩张主义的猖狂意图。

152. 侵略者害怕揭露，因此以色列当局拒绝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进入占领区。假如以色列不是自知有罪，不是自知它对阿拉伯人民的暴行负有责任，假如以色列不怕国际调查的真相将充分揭露它在阿拉伯土地上所犯的罪行，不怕使侵略者耻上加耻，不怕世界舆论再次谴责，那么以色列就不会设置层层障碍，阻挠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进入一九六七年六月侵略后由它非法控制的地区了。

153. 以色列为了拒绝履行有关派遣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去阿拉伯被占区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而制造借口的虚伪企图显然不能郑重考虑。这类借口都是捏造，本身就是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蓄意干涉阿拉伯各国内政的证据。

154. 在这方面，再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文件是恰当的——这个文件就是最近国际人权会议这个有权威的团体所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经提过了，无须细谈。但是应当强调的是，国际人权会议这样卓越的国际团体所通过的这个决议里，曾对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行动后在阿拉伯领土上违犯人权一事，表示了深切的关怀。

155. 这个决议特地使以色列注意在占领区无视基本自由和人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个决议特地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刻停止破坏以色列占领区阿拉伯平民的家园，对世界人权宣言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的日内瓦公约，不仅要尊重而且要履行。

156. 当前在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又一次极有力地迫使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面对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有必要尽快根除以色列侵略的后果，有必要尽快从阿拉伯土地上撤退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有必要履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以求得近东的政治解决。

157. 当然安全理事会不能漠视以色列当局在阿拉伯被占区的罪恶行径，也不能漠视侵略者使阿拉伯人民遭受的灾难。

158. 不幸，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们的协商拖得太久了。原因是安全理事会有几位理事国代表害了病，而且正在开始害着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怕执行病”。这种病的外部征候是：不仅怕执行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投票赞成的那些决议，甚至怕执行他们自己提交安理会的那些决议。在他们提交那些决议的时候，他们显然是比较健康的，还没感染上这种危险病。幸而这种病未能流行蔓延。安全理事会里还有些健康人物对于这种怪病的病毒具有足够的有效免疫力。这才使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有可能经过漫长的协商，为一个决议草案的准备工作找到了基

础——即摆在我们面前的由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代表团提交的修正过的决议草案。鉴于我们讨论的问题的严重性，鉴于这个问题的人道主义性质，任何妄想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再推迟的企图，都是不能允许的。

159. 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提交的决议草案〔S/8825/Rev.2〕应在今天的会上予以审查而付诸表决，不应推迟到下次会议。因为联合国正在忙于开第二十三届大会，下次会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举行。

160. 尽管秘书长做了种种努力，尽管他对这个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很重视，但以色列当局仍然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拒绝联合国秘书长派特别代表到那些地区去。安理会必须坚决谴责以色列，坚决通过这个决议，坚决要求马上执行这个决议。

161. 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代表提交的决议草案，尽管还有不足之处，但总的看来是满足了上述意图的。苏联代表团因此支持这个决议草案，并将投票赞成。

162.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安理会感到自己处于经常碰到的不幸境遇。正如安理会所已经知道的，不管提出什么借口，以色列正在为执行一项人道主义使命提出它明知是无法接受的条件；这样，它的扩张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流亡人民的生活困境就用不着交代了。

163. 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里明白规定的一个使命。这个人道主义使命只有等待把以色列设置的障碍和条件清除后才能执行。

164. 叫以色列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以色列口头上扬言拥护地球上所有少数民族的事业，但它暗藏的目的是在每一国家各种民族当中制造纠纷，造成怀疑少数民族的气氛。

165. 这无疑是以色列现在正要努力达到的目的，因为它正在企图使双重国籍原则获得承认，以便取得某种形式的永久法权来控制各国信仰犹太教的公民。

166. 我们是不给以色列这种法权的。可是我们十分清楚以色列所追求的目的。以色列想要得到的主

要是推动或扩大由恐惧或憎恨所激起的移民浪潮。这种移民浪潮会使以色列既能增加它的人口，又能在有系统地把当地居民从新夺取区清除之后，对之实行占据和殖民化。这样被赶走的居民就扩大了难民的行列。这个目标显然是与安理会所决定的人道主义使命背道而驰的。

167. 再者，以色列拒不交代它管理占领区的方式。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以色列所采取的措施与安排不外是彻底并吞它所侵略的地区。

168. 以色列的整个立场就是彻底并吞土地，就是不从它对待控制区的人民采取的那种态度得出理所当然的结论。以色列的政策确实是双重的：夺取土地而置于它的有效控制之下，同时对于这种侵吞引起的可以预料到的后果，则拒绝承担任何政治责任。以色列拒不承认它的占领引起了而且加强了巴勒斯坦的抵抗。不知是由于眼睛还是由于政治阴谋，它总想把这些后果的责任推到阿拉伯各国身上。

169. 这种态度说明了最近几个月安全理事会接二连三举行会议的原因，也说明了以色列向阿拉伯各国进行的报复行动的原因。这种镇压当地人民和公开恫吓的政策大大加强了巴勒斯坦人民积极抵抗的态度。这里有谁能否认这个事实呢？

170. 有系统地炸毁被占区阿拉伯人的住房，使无家可归的人愈来愈多，已经严重加剧了居民的惨境，并已不断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

171. 因为以色列陷入了它的救世主使命的狂热中，显然一心想用火与剑重新创造大卫王国，所以只有以色列不知有上述的局面，或者故意闭眼不看这个局面。

172. 正在讨论的人道主义使命有一个特殊目的，这比有人企图让我们专心一意去进行的政治考虑要高明得多。经安理会和秘书长所正确规定的调查使命必须维持原样，理由有几个。第一，采取任何其他办法就是去犯法律上的大罪，就意味着肯定以色列对世界上一切国籍的一切犹太人都有管辖权。第二，承认这一权利要求势必引起社会舆论怀疑某一类公民，因为社会舆论才刚刚开始隐约看到以色列权术的底细。这样让步的唯一结果就是去增加向以色列去的移

民，就是说，去加重巴勒斯坦人所受的伤害，他们的外迁就会变本加厉了。

173. 遵照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照会〔S/8699〕的精神，应当有可能很快地解除流离失所的平民目前所受的苦难。从秘书长这个照会可以清楚看出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是必须立即严格付诸实施的。

174.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做为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共同提案国之一，我觉得为了说明并澄清我国代表团对于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特别是对于当前决议草案的立场，有必要在讨论的现阶段作一简短评论。这个决议草案是塞内加尔和巴基斯坦提出的，并已载于文件S/8825/Rev.2中。这个决议草案我们认为是第一个决定的继续。

175. 我在发言之始就必须说，在共同提出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时，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保证直接受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军事冲突影响的各国人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特别是那些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住在以色列军事控制下那些地区的人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所以当我们请秘书长注视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切实执行并适时向安全理事会汇报时，我们特别注意不对行动方案作硬性规定，以免秘书长难于行使决议所规定的职权。我们的做法是决定草绘一个轮廓，让秘书长根据自由判断去寻求完成委托给他的使命的上策。我们感谢秘书长，并赞许他的努力。我们相信他将来会继续那样努力做的。

176. 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照会〔S/8699〕实际上表明，虽然在他努力的初期，他确实做到了派出特别代表，可是后来由于以色列政府对于决议的范围提出了某些条件，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履行因而没有进展。在我们上次会议上，以色列代表在发言里把那些条件又重复提了一遍，并设法给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作了一种我们认为是大大超出了决议的文字与精神的解释。

177. 各会员国政府就他们揪心的问题和争端所提出的意见，我们随时都准备以重视和同情的态度加以考虑。可是我必须率直地说，尽管我尊敬持有不同

想法的人们，但是我的代表团不能同意给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作出的那种解释，不能接受根据那种解释所提出的条件。

178.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关心公众尊重宗教自由的必要性。相反，我要把埃塞俄比亚在这方面的立场说清楚。做为一个多宗教的社会，做为一个对尊重一切宗教信仰有悠久传统的国家，埃塞俄比亚赞成把宗教自由作为世界一切民族的基本人权原则之一。因此，我们谴责一切旨在宗教迫害的政策和伎俩，我们谴责一切以种族、宗教、肤色或信仰为基础的歧视。所以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无疑的。

179. 但是，我们不得不坚持：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都是解决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后特别是在以色列军事占领区受到占领影响的各阿拉伯人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等专门问题的。我们所了解的形势既然如此，我们认为塞内加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提交的决议草案既适当又中肯，因为这个决议草案在这方面为秘书长的继续努力提供了清晰合理的轮廓，以保证秘书长继续努力。

180. 决议草案只不过对于以色列提出不着边际的条件而造成的拖延表示遗憾，只是要求以色列接纳秘书长特别代表，同时建议“在秘书长努力执行当前决议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中提供一切合作”。我们觉得这是安全理事会应采取的一个适当的行动方案。

181. 我注意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对我们当前的决议草案都不是完全满意的。在这样情况下，使各方都满意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安理会在自己这方面必须根据论事不论人的原则区分曲直，迅速行其所是。

182. 我相信在现在这种条件下并按照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说的情况，当前的决议草案所建议的行动方案是公平合理的；所以假如这份修正草案按现在的样子付诸表决，我的代表团不会不予支持。

183.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最近几天安全理事会已经仔细考虑了秘书长的报告〔同上〕。秘书长已详细说明了他为派遣另一调查组去西亚而做的各种努力。这个调查组的目的是搜集一九六七年六月后以

色列军事控制区平民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以色列对于接纳秘书长特别代表提出了一些条件，这个目标至今尚未达到。这个计划中的调查组就是由于这种扩大调查目标与范围的企图而落空了。

184. 安理会要求秘书长所做的是毫无疑问的。取得西亚冲突区平民情况的充分资料的好处和迫切性，也是各代表都一致赞同的。那么，阻止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障碍是什么呢？我的代表团相信这里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

185. 第一，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对平民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去年六月的冲突引起的，并反映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大家一致通过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里。安理会在这个决议的第1段里特别要求以色列保证刚发生军事行动地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这一段清楚说明调查的范围限于占领区。

186. 第二，特别代表的任务是十分简单明确的：取得充分资料，使秘书长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187.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安理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都还没有得到贯彻。

188. 我们对今天处于外国占领下的几十万阿拉伯平民的困境深感关怀。他们很多人丧失了家园，在一生中不得不第二次逃离他们祖先的故居。他们的悲惨境遇需要改善，他们的基本人权需要保障。

189. 按照以上的评述，并为了缓和西亚紧张局势这个更大的利益，我们愿敦促以色列接纳秘书长特别代表，给以充分合作，使他便于工作。我的代表团之所以支持这个载于文件S/8825/Rev.2里的决议草案就是为了这个道理。

190. **索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安全理事会经过长时间的协商之后，在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的倡议下，现在正讨论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照会〔同上〕。

191. 我们面前是上述两个代表团提交的决议草案〔S/8825/Rev.2〕。这个决议草案用十分温和的语言

对以色列拒不接纳秘书长特别代表表示遗憾，同时要求派遣特别代表去以色列军事占领的阿拉伯地区，对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并要求以色列政府接纳特别代表，同他合作，给他提供工作方便。

192. 我本来认为一个决议草案既然是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合理的继续，就不应遇到困难。不幸，情形并不是这样。

193. 在一四五三次会议和现在的会议上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表明以色列代表企图扩大我们辩论的范围，要把本题以外的争端也包括进去。

194. 我们已注意听了约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代表们，即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们的发言。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使我们觉得迫切需要特别代表访问阿拉伯被占领区。

195. 这些载于文件 S/8820 及其他地方并由国际新闻界广为报道的无法反驳的事实，以色列代表都嗤之以鼻，认为是“废话”。以色列这样对待在其占领统治下所发生的真事，并想法转移目标使我们讨论本议题之外的一些问题，其用心是不难了解的。安全理事会对这些企图不应宽大视之。

196. 在审议本议题当中，出现了两个问题，都是和应当如何执行决议有关。这两个问题都与决议的主题有联系，这是一些代表团已经提出并经过广泛讨论的。这两个重要方面就是领土和人口问题。除非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由另外文本代替，否则决议的主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用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话来讲，即“发生过军事行动各地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与“敌对行动爆发后离开这些地区外逃的居民回乡”要给以方便。

197. 我不觉得“发生过军事行动的各地区”这个用语能有多重解释。这个用语明明白白指的就是原为以色列侵略目标后来又非法占领的各阿拉伯地区。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已经提到一个事实，即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通过时的日期和通过的前后关系都排除了对有关地区的任何其他解释。有重要意义的是，以色列自己在格辛先生和塔尔曼先生两调查组之前，并

没认为有必要去争论上文的解释。只有到现在我们才听到所说的地区应当不仅包括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所着眼的地区，而且好象还要包括中东的一切国家的一切地区，不论这些国家是不是军事行动的场所，甚至还要包括与中东形势发展有关的其他国家。

198. 我想谈的另一方面是人口问题。为了给逃避责任找借口，以色列代表不止一次地谈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民和他们所受的痛苦与损失。这样他就滥用各种宗教信仰，咬文嚼字地混淆视听。国际法不承认犹太人的公民资格。特科阿先生只能说以色列公民，而以色列公民一词也适用于非犹太人。而他似乎完全无视以色列的非犹太人，那么拿人权应用的标准来衡量，他就是对大批以色列公民使用了一套不折不扣的歧视政策。

199. 我不想讨论这个完全超出我们现在议程以外的问题。可是，我想强调的是占领区的居民，不管他们的宗教或非宗教信仰如何，都不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对于这些阿拉伯公民的人道主义情况，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都有责任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都有责任执行安理会在今天的讨论以后可能通过的其他决议。

200. 我前些时候已经说过，我的代表团认为以色列的政策是与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各项规定相反的，所以它并不盼望秘书长特别代表进入占领区。可是，这不应当影响安理会采取决议所要求的必要步骤。安理会这样做，才完全符合秘书长在照会里所提出的观点。照匈牙利代表团的看法，决议草案的形式很适中，措词很小心。根据这样一些理由，我的代表团认为这个决议草案应当得到安理会的一致支持。我的代表团很自然要投票赞成。

201. **主席：**叙利亚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请他发言。

202.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我完全知道时间晚了。我之所以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并不是要以答辩来给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增光，而是为了给安全理事会把论据搞明确，把事实弄清楚。

203. 以色列代表在他的发言里令人惊讶地说国际机构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有关阿拉伯国家少数民族

情况的报告。但是，如果你愿意回忆，我在今天的发言里和八月份的发言里，都援引过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给叙利亚政府的信。我今天也说过我手里有曾被邀到叙利亚去过的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两个报告。因为我已经援引了这两份报告中的第二份，我只想读一下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给叙利亚政府的两封信之一的第1段。原文如下：

“大马士革，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遵照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指示，我荣幸地写信通知你本委员会为了一九六七年六月事件受难者的切身利益所进行的一些活动。

“阁下，在谈到这些事情之前，请允许我为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代表们在贵国随时随地所受到的热诚招待向贵国政府和各叙利亚当局致敬，并为代表们随时随地得到应有的便利向你表示谢意。

“我们在外国开会和讨论当中，一向都强调由于有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谅解和经常的照顾，我们在贵国的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我借此机会向一切有关当局表示深切的感激。”¹³

204. 为此之故，我不得不做出一两条结论。以色列代表不是不去听大家所说的话，就是除了听自己的以外，根本不想听别人的。不管属于哪种情形，这种心理状态都是十分危险的。以色列代表又一次提到在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宗教上排斥基督教少数民族、犹太教少数民族、库尔德族人等等。对以色列代表这种想入非非的可笑的捏造，我已经在安全理事会答辩过了。我曾经不得不说明我自己就是生于叙利亚的一个基督教居民区。这个居民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居民区之一。叙利亚对于自己有宽容一切居民的历史一向感到光荣，现在仍然对于自己有宽容一切居民的历史感到光荣。事实上，在叙利亚什么宗教限制或种族歧视都从来没有过。

205. 在叙利亚的犹太人一向是并且现在还是生活泰然。如果曾发生过纠纷，那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运

动在割据巴勒斯坦之前已在阿拉伯各国建立了地下组织，专门破坏在阿拉伯各国的犹太居民与阿拉伯公民之间一向存在的友好关系。这是他们自己承认了的。

206. 关于以色列占领下平民所受的非人道待遇，以色列代表又反驳指向他的控诉。我曾说过我可以引证大量事例。我只读一个事例就够了。下面是交给英国红十字会一位成员德里克·库帕少校的一份声明。他自己曾调查了这个事例。地点是汗尤尼斯。日期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当事人的姓名是泰西尔·萨阿德。声明如下：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里，以色列人来到我的家汗尤尼斯，指控我是解放运动的成员，把我带到了警察局进行审讯。我拒绝了这个控诉。他坚持向我要我所不知道的有关抵抗运动的情报。我于是被带到警察局的一间屋子里。一个以色列士兵来给我加上了脚镣，开始拔掉我的十个手指甲。后来一个军官要我离开汗尤尼斯，但我拒绝了，因为我有九个孩子。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下午以前我是有自由的，但那天下午开来一辆载着四个军人的以色列军车，通知我必须马上离开汗尤尼斯。我当天离开那里，三月三日来到约旦。”

“他的十个手指甲被拔掉，全身遭到了铁棍的毒打。”

这是证人英国红十字会成员德里克·库帕少校签了字的。

207. 由于时间已晚，我不想宣读全部文件，也不想谈其他非人道待遇的类似事例。但是这位德里克·库帕少校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交来一个报告，我愿意读读其中以下各段：

“我谨向你报告：在和一位驻安曼美国大使馆高级官员交谈加沙地带居民撤出的原因时，我曾向有关的那位官员解释说，受迫害、受各式各样的经济压迫和恫吓是加沙地带难民和居民撤走的主要原因。其实我已把一些撤出的人们带到这位有关的官员面前请他问撤走的原因。这些人的名字如下：杰卜纳的萨伊德·图菲克·马穆德·阿布·法赫，贾巴利阿营的一位居民；马杰达尔的萨伊德·伊卜拉希姆·哈利勒·图穆斯，拉法

¹³发言人用法语援引的。

营的一位居民；亚巴阿的萨伊德·阿迈·阿卜杜勒·拉希姆·阿勒·鲁提西，贾巴利阿营的一位居民；马杰达尔的萨伊德·穆哈马德·拉希德·马塔尔，海滨营的一位居民。

“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以色列当局，尤其是伞兵，犯下了以下野蛮罪行：

“1. 占领当局把每家在家的和外出的人，以及外出的详细原因严格调查之后，占领军就在夜里把房子加盖印记，接着就开始拷打家长和在家的男子，问他们外出者的情况，还问他们是不是突击队。

“2. 把十岁以下的儿童搞得满身是泥，并开枪恫吓，逼他们带领当局到存放武器的地点。如果妇女来要求当局停止拷打他们的男人和小孩，占领军就威胁要把她们送到以色列的妓院去，让她们学会不要管闲事。

“3. 叫难民营的头头们劝说难民离开家园到西岸或杰里科地区去工作，因为加沙城及其邻近地带都是军事地区。摩西·达扬出席过一次这样的会。他就这个问题说了话。当那些头头们说他们自己只能负责自己一家时，其中就有一些人遭到监禁和拷打。

“4. 恫吓和拷打的方法之一是男子和青年集中起来扔到难民营附近的一个水池里泡三天。

“5. 用坦克平毁房屋。

“6. 假装搜查军火而偷窃钱财，珠宝和贵重物品。

“7. 通告住在难民营附近帐篷里的难民离开。如有拒绝，就把帐篷和帐篷里的家当统统付之一炬。

“8. 以鸡毛蒜皮的口实逮捕青年，不等他们告知亲属就运往侯赛因王桥，而后把他们赤身露体手无分文地驱往东岸。

“9. 贿赂居民离开加沙地带去约旦，说那里可以有生活平静的工作，还可以领补偿费：家长二百五十以磅，妻，一百五十以磅。在卡片上列名的每人是五十以磅。

“10. 雇用持有配给卡片的难民，不给工资，以抵偿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救济和工程处所发给的配给粮的费用。

“11. 以色列警察到咖啡馆查收身分证，事后又回来要身分证。被没收走身分证的人抗议说，警察已经收走了身分证，他们就被指控为突击队员而押送监狱。

“谈话结束以后，那位官员由于这种野蛮、不人道的待遇而表示不满，他问如何解决，我说：‘解决办法是你应当对占领当局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强迫他们尊重并履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我请他把这个材料转给他的上级，他答应照办。”

上述报告已由英国红十字会德里克·库帕少校签了字。

208. 所以难怪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人道主义决议第1段这样说：

“要求以色列政府保证发生过军事行动地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并对敌对行动爆发后从这些地区逃离的居民提供回乡便利。”

这一段完全被以色列代表忘掉了，他仅仅读了决议的执行部分第2段。

209.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210.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要说的确实很短。我想援引一份报告，这是几天前一位英国公民访问以色列占领区后于九月十九日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的，这份报告说：

“与这个令人沮丧的背景相陪衬的依然是占领区无法逆料的未来，特别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这次占领是现代最不平常的占领之一，因为约等于以色列人口半数的人民是由一小撮士兵控制着，而大部分地方行政权仍在阿拉伯人手中。

“不如意的情景和令人讨厌的事故不免发生过，但总的来讲，这无疑是一次最未遇到抵抗的占领了。”

211. 因为叙利亚代表提到红十字会代表们签署的一些信件，我想补充说：红十字会曾向以色列政府道歉，并解释说那些信件之所以不得不送给叙利亚当局，是为了使红十字会代表们能够得到许可继续在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活动。

212. 叙利亚代表在人权问题上，特别是在有关基督教徒与库尔德族的人权问题上，为其国家的历史而表现不安，我是能够充分理解的。我愿意毫不含糊告诉安全理事会的是，在叙利亚迫害了犹太人又迫害基督教徒与库尔德人，那是有案可查的，是许许多多国际文件都提到的。我愿意简单地引其中两件：

213. 一九六七年九月份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简报在第40和41页上说：

“今年五月，库尔德人民权利保卫委员会秘书长写信给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说，叙利亚政府已开始实行其‘阿拉伯地带’计划，这样一来，住在靠近伊拉克、土耳其边界的一条纵深十公里狭长地带的数千名库尔德族农民要被移到沙漠地区，而由别处迁来的阿拉伯人和贝都印牧民取而代之。有一个地区的村民由于拒绝迁走，政府已经把他们的土地和粮食没收，因而饥饿和疾病交迫。目前，有十五万到十六万库尔德族人受到‘阿拉伯地带’政策的威胁。

“在这些地区之外……库尔德族人的地位也毫无差别。一个地区，由于新的人口普查，有十五万库尔德族人剥夺了国籍，在法律上不再当做人看待，不能在叙利亚享受公共娱乐，因为他们的身分证已经被收回了。此外，他们没有军政府的许可证，就不能到另一个地区或村庄，而许可证是几乎无法得到的。”

214. 至于基督教徒的权利，我想引证叙利亚天主教主教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信里以下几段：

“我们想象不到教育部长会把这一套措施强加于我们学校。我们想象不到对真理、自由和正义的声音竟充耳不闻。我们确实想象不到，即使今天我们也很难相信，我们祖国历届政府所一向避免的一些事情现在竟会在二十世纪的叙利亚发生了。

“今天父母依照他们的宗教信仰教育子女的权利已经遭到侵犯。教会的自由遭到蹂躏，由于重重障碍，已不能向教民传教。对莫须有之罪竟处以双重严刑。今天，正义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的学校被闯进来，门锁被砸毁；之后，有些学校暂时被占领，有些予以查封，许可证被取消；最后，也是最关重要的，一些最重要的学校干脆被没收了。

“社会舆论和所有公民的良心应该知道、应该了解的是，教育部用这种行动伤害了教会财产的尊严，毫无正当理由、也无任何权利就征用了教会用于慈善事业的财产。”

215. 关于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态度，我不愿再引证叙利亚的领导人的政策声明以劳安理会的听闻。在教科书这类文献里的简单辞句，往往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反映个别国家的真正态度和风气。在叙利亚小学第九年级的阿拉伯历史教科书里，我们发现有下列论述：

“我们的方针就在于永远不承认以色列，绝对不与之讲和，避免与之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并予以全面经济封锁。然而这并不够，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大军将其摧毁。”

216. 我想安全理事会不会真正打算在这里于今天晚上或下次会上决定，人权只是单方面的问题。

217. 现在我知道苏联代表希望我答复他的发言，我不愿使他失望。在听到他解释人权的时候，我联想到一个中东国家的著名代表在一次大会上讨论新闻自由时说的话：“我会客观地谈论出版自由。我们的国家没有报纸。”

218. 以前我很荣幸地邀请在座的所有代表来访问以色列统治下的领土，当然那次邀请不适用于苏联代表。对于他，我除了邀请之外，还愿向他保证：我们准备同意他对以色列控制区平民福利方面所提的一切建议，如果以色列控制区阿拉伯居民当前所享有的人权也能允许苏联的犹太人享受的话。

219. **主席：**我请叙利亚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220.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我很能理解以色列

代表在答辩中所表现的极端敏感。其实我在第一次发言的一部分里说过，我们是在十九世纪目睹殖民主义的征服呢，还是在二十世纪？事实是，我们刚才听到以色列代表所说的话是典型殖民主义代表或帝国主义者占领外国土地时所用的口吻。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已经看惯了占领当局尽量想法在各部分居民之间制造分裂。以色列代表对于叙利亚国内的犹太人再找不出什么来说了，于是他就擅自冒充库尔德族人和基督教徒的代言人。我再说一遍，我自己就是一个基督徒。

221. 关于库尔德族人，以色列代表所说的全是他自己的凭空捏造，是用毫无价值、毫无根据的虚报和曲解拼凑而成的。

222. 至于说到叙利亚的基督教学校，虽然这不是安全理事会议事日程上的项目，叙利亚政府已着手办的是统一全国学校的教育计划，不仅对基督教学校是这样，而且对私立学校，其中有些还是穆斯林学校也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223. 但是以色列代表，做为一个殖民主义国家的代表来讲，我们必须提醒他的是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和看待阿拉伯人所表现的仇恨。我已经引证过，乌里·阿夫奈利在他的书的某部分里描写他是怎样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地下战斗组织的。在他参加这个地下组织时，问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恨阿拉伯人吗？”他没有回答。那就是以色列精神。

224. 如果这还不够，让我来引证一位很大的以色列权威，他是全世界靠得住的思想界知名人士。我现在提的是马丁·布伯和他的书《以色列与世界》，¹⁴他在书里关于以色列精神是这样说的：

“一切虚伪教义中最有害的一条是历史发展只取决于武力，这种教义到处浸润到人民和政府的思想里，而对精神的信仰却只当做一句空话保留下来。”

我们从以色列代表所听到的也“只是一句空话”。

225. **主席：**请苏联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22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我行使答辩权时，我希望答复以色列代表惯用的毁谤性的攻击。我已经听惯了。他企图在每一次会上都毁谤苏联，这似乎已经成了他的第二职业。

227. 我断然抗议以色列代表企图利用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来向一些联合国会员国进行粗鲁的毁谤性的攻击，来干涉他们的内政，来歪曲苏联犹太族公民在苏联众所周知的地位。我不得不以极端的义愤来驳斥以色列代表对苏联经常进行的毁谤性攻击。

228. 苏联国内有一百多个民族。他们都象朋友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苏联宪法规定如下：

“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在经济，国家，文化的和社会政治的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这是确定不移的法律。

“因种族或民族的关系，而对公民的权利作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反之，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公民特权以及凡宣传种族或者民族的特殊化，或者仇恨或歧视等行为，都受法律制裁。”

229. 和我在安理会一起的这些同事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证明苏联一切公民，不论血统如何，都是平等的：他们当中一位是乌克兰人，一位是犹太人，还有两位是俄罗斯人。这对以色列代表的毁谤是很清楚的反驳。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230.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231.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愿对苏联代表的澄清立场，特别是对他背诵苏维埃宪法，表示谢意。我愿使他相信，我在苏联的犹太人生活中生活过三年，我知道他们大概都把那一特别段落背得很熟了。他们仍在祈祷，希望那一段变成事实。

232.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代表要在表决前发言了。如果安理会代表没有人在现阶段要求发言，我就着手请安理会对载于文件 S/8825/Rev.2 里的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联合提出的修正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233. 请联合王国代表对议事程序发言。

234.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对议事程序，我

¹⁴纽约，朔肯图书公司，一九四八年。

想建议安全理事会的同事们考虑：既然我们已经结束辩论，我们也许最好把表决推迟一下，比如说，推迟到下星期一。

235. 在今天上半天，我和安理会许多位代表进行了一些讨论。当然我只代表我自己说话，可是我了解到在许多代表当中有这一种意向，即假若我们能在这次必须进行的重要表决推迟到下周初，则较为稳妥。因为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复思考安理会上所有的发言，而且我们所需要处理的决议草案最后定稿是今天早晨才见到的。

236. 我只代表我自己的代表团讲话。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仔细考虑了我们面前的各种论述，我们并不是吹毛求疵一阵就算完事。我们切望有所建树。各位理事国代表都知道，我们曾向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代表们，同时又在我们进行的非正式讨论中，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在今晚前些时候，我在发言中又提到了这个建议。提案国代表们告诉我说，各项决议他们都要仔细考虑。我相信他们这样说是真诚的。我们提出来的建议还没有得到反应。我们看不出要讨论我们的建议的准备。我本希望有可能准备讨论我们的提案的。但是这大概又是一个可以说明为什么最后决定也许该在下周初而不是在今晚进行的理由。

237. 这就是在议事程序上我急切要向安理会提出的建议。

238. **主席：**联合王国代表刚才在谈到议事程序时，提出了一项建议。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评论，我愿意问一问联合王国代表是否有正式的动议。

239.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没有，先生，我并不是把我的建议作为正式动议提出的。我提出我的建议是供安理会的弟兄们考虑的。

240. **主席：**对联合王国代表的建议有什么评论没有？

241. **尤努斯先生**（巴基斯坦）：关于刚才提出来的把表决推迟到下周初的建议，我想就事论事说几句话。

242. 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决议草案的初稿是在九月二十日即整整一个星期前提出的。从那时起，安

理会成员们就不断举行了非正式讨论。第二，可在文件 S/8825/Rev. 2 中看到，经过修正的决议草案的日期是九月二十六日。

243. 看看那两个草案，即草案的原稿和修正过的草案，就可以看出当中有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反映了想按照这些协商写成一个文本而作的一定努力，也反映了非正式讨论的结果。

244. 现在我想回顾一下：昨天下午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在我们完成了现在我们面前的修改文本之后，主席先生，你特别要求我们全体理事国代表或者都等着，或者各自留下一位代表等着拿修正的文本，以便有可能对于今天下午的会议得到一些指示。我们大家在那时都拿到了，或者说应该拿到了这个文本。自那时起，二十四小时已经过去了。

245. 总之，各国代表们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已经彻底讨论了。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对所有提案、草案、建议和修正案都一个一个地审议过，有的采纳到修改草案里去了，有的由于无法采纳，很遗憾，就没有采纳。没有一个建议我们没有审议过。在座的每个代表团所抱的态度，我们大家现在都很清楚。

246. 这些事实清楚表明：决议草案的表决不当再拖了。尤其是在我们面前的争端是有关人道主义的。我们不当让政治上的考虑把这个问题搞混。请让我指出，很多代表在我们的非正式协商中都一再提出，他们在大会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都是由于不必要地拖长了这个问题的审议造成的。我们也知道在召开今天下午这一会议时所碰到的困难。可是，尽管个别代表们遇到了困难，我们还是开了会。我们开会就是要审议这个草案，并做一个决定。为了改善这个草案，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在我们看来，在这样一个时刻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把表决推迟。

247. **主席：**做为安理会的主席，我当然要尽量应用议事规则并保持不偏不倚。我是听从安理会的。推迟表决的建议已经提出来了。推迟表决当然只能通过一致同意才能决定，而我是遵照这种决定办事的。既然对推迟表决提出异议的是决议草案共同提案国之一，是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之一，我们显然不能用一致同意的方式去进行了。

248. 有评论吗？

249.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仔细听了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一些论点。这些论点都符合事实。昨天，在安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进行协商时，决议草案各提案国把草案慢慢地逐字朗读了一遍。我们都把案文记下来了。我们都清楚这个草案。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还在一起协商过。新文本与旧文本之间区别很小。所以我认为凡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而且以应有的注意力研究了草案的每一段落的代表们都已有充分机会决定对决议草案采取什么行动。

250.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昨天，二十四小时前，文本已经逐字朗读过，我看没有什么理由把表决推迟。如果需要做一些协调工作，那是有机会的。除去最后一段，在这个文本里没有新奇之处。最后一段是各提案国在很大的压力下勉强同意接受的。因此，苏联代表团认为推迟对这个问题的表决是没有理由的，特别是因为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议——只是提出了一些考虑。但是有这种考虑，也有那种考虑。因此，考虑到提案国之一所举出的全部论点，我想安理会可以在今天表决这个文本。

251. **主席**：似乎没有更多的评论了。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是：没有提出正式动议，我们只是听到了联合王国代表所提出考虑的一些意见。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人向安理会提出推迟表决的正式动议，我就着手进行我们的公事，把我们面前经过修正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252. 既然没有人提出推迟表决的正式动议，既然对我刚说的话似乎也没有异议，安理会现在将对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文件 S/8825/Rev. 2 所载的由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提交的修正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的有：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反对的：没有。

弃权的有：加拿大、丹麦、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案以十二票对零票通过。三票弃权。¹⁵

253. **主席**：秘书长曾要求表决后发言，请他发言。

254. **秘书长**：关于刚通过的决议的第一段，我只需要请安理会注意的是，我在照会〔S/8699〕曾表明我已经早有准备选派一位特别代表去中东担负第二次人道主义使命。该代表一旦得到保证有完成使命所必需的出入权与合作，就能尽快起程。

255. **主席**：有些安理会代表们在名单上署名要在表决后发言。现在就请他们发言。

256. **卡斯特罗先生**（巴西）：请允许我简单说明一下促使巴西代表团投票赞成决议的理由。

257. 大家会回想起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是清清楚楚受到人道主义考虑的鼓舞的，是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是来源于阿根廷、埃塞俄比亚和巴西代表团的联合努力的。在审议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时，在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时，我的代表团是忠于上述人道主义关怀的。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有绝对必要牢记这个条件，这样目前的这个决议就不会被解释为反对中东争论中的任何国家或任何当事国。我们把它解释为协助秘书长贯彻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一种措施，这就是我们对它采取赞成态度的原因。

258. 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第一三六一次会议上，阿根廷常驻代表鲁达大使代表阿根廷、埃塞俄比亚和巴西代表团介绍了那个决议草案文本，他把三个提案国代表团的意图说得很清楚：

“首先，我对于人身和财产遭受战争影响的平民的命运深表关怀。对于没有参加积极敌对行动的人们，必须保证最低标准的权利。我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都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的家庭和居住权、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以

¹⁵ 见第二五九（一九六八）号决议。

及他们的风俗习惯都必须得到保护。他们尤其不应受到任何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武力威胁。

“……这个呼吁是特别向……以色列发出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对实行这些人道主义原则负基本责任的就是以色列政府。”〔第一三六一次会议，第5、6段。〕

259. 我们长篇引用了鲁达大使的发言，因为我们认为他的话对于发生的一些争论问题以及对于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解释所引起的一些疑问，都有重大影响。我的话绝不应理解为巴西不关心某些国家的少数民族可能由于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而受到的限制或苦恼等情况。我们有大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住在巴西。他们在我的国家里都和平相处。如果能看到他们在其他地区也能这样相处，我们就欣慰了。巴西是在一切种族和民族和平合作的条件下生存和繁荣起来的。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没有政治干扰大局，人类是有协力合作的倾向的。我们坚信目前的决议在精神和文字上都是与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一致的，而绝没有背离决议之处。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埃塞俄比亚代表今天表示的观点。

260. 我们对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毫不迟疑地投了赞成票。我再说一遍，我们认为这个决议是对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再一次肯定，并且是为了增强秘书长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力量的一种措施。但我们内心感到遗憾的是，有很多现在详谈无用的情况阻碍了安理会协商出一个本应一致赞成的文本。当时要是有这样的一致性，我们一定会表示欢迎；当时要是有一个和我们观点一致的更广泛更彻底的方案，我们一定会十分愉快地予以支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热烈希望这个决议将会有助于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目的。我们曾支持秘书长在处理这个重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上所做的努力，我们为此而感到自慰。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而不是一个争论性或惩罚性的决议，所以应当立即执行。

261. **刘先生**(中国)：在投票赞成刚通过的决议草案时，我的代表团的了解是，这个决议是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继续，其目的是使秘书长能够再

次派遣一位特别代表执行人道主义使命。据我们看，现在的决议绝不会背离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各项条款，也不会妨碍秘书长在实现决议的努力中审慎处理。

262. **博尔奇先生**(丹麦)：我的代表团在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弃了权，主要因为在某些方面，我们不相信这个决议中用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办法是充分有效的。为了避免误解，我确实愿意一开始就强调：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联合国在实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和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的大会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时，应当积极主动地关心受到一九六七年夏季敌对行动影响的那些平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

263. 我的代表团在考虑安理会当前这个问题时，主要是根据秘书长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照会〔S/8699〕。从那个照会里显然可以看出秘书长现在和过去都尽其所能做到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要求他做的一切，去注视我所谈的两个决议的执行情况。

264. 秘书长是以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做为出发点的，即只有靠有关平民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他才能稳妥公正地进行这项工作，于是他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派了一位特别代表尼尔斯·戈兰·古辛去中东。根据特别代表所获得的资料，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提出了一份报告〔S/8158〕。这份报告关于以色列控制区内平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关于从以色列控制区流亡出去的难民的处境和回乡问题，以及关于战俘待遇和少数民族待遇问题，都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

265. 秘书长在今年年初，在遵照安全理事会决议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和大会决议第二二五二(ES-V)号而做出的努力中，感觉到需要再派出一位特别代表。秘书长一再声明这一位代表的使命所包括的职权范围与目标应当与古辛先生的一样。就在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些条件，设置了一些障碍，这就一直阻碍了第二次人道主义使命的执行，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我们之所以对此感到遗憾是因为我们认为在秘书长行使他的崇高职权当中，尤其是在秘书长以我

们所欢迎的真正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并对两个决议给予他自己称为广泛的人道主义解释的情况下，有关各方有责任同秘书长无条件地充分合作。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有关各方——这里我也必须提到，而且首先要提到以色列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更积极些。

266. 但是，象我们在私下协商中三番五次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文本所采取的办法将很难实现它的目的。依我们看，安理会对于秘书长旨在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按照秘书长报告里所提出的职权范围与目标，再次派遣一位特别代表，早应表示全力支持，并且早应要求有关各方同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无条件地充分合作。我们认为那就会与秘书长的努力一致起来，那就会更恰当地感谢秘书长各种正确努力，并且对安理会代表们和秘书长所关心的平民利益，才会更有希望导致有建设性的步骤。

267. 我的政府坚决拥护安全理事会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大会的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和秘书长在按照这两个决议行使职权中对决议所作的解释。我们希望并期待有关各方、尤其是以色列政府，要在这个基础上无条件地与秘书长合作，以使新的人道主义调查组得以派到中东去。

268. 但是，我们怕现在通过的决议不一定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对这一决议没有投票表决。

269. **雷卡尔德先生**(巴拉圭)：在我们讨论的现阶段，我将力求简短。

270. 我的代表团投票赞成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是人道主义的理由。我们首先关怀的是由于严重冲突而受到这种或那种苦难的平民的困境。第二，我的政府和代表团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安全理事会的一切决议都应字字执行。就现在的特殊情况讲，我指的是由阿根廷和巴西两个拉美国家，还有埃塞俄比亚联名提出的、并经安理会第一三六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

271. 根据我刚才提到的原则，即安理会的决议必须彻底执行的原则，我的代表团稍感不安的是，在

我们刚通过的决议里，删去了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序言的头两段和决议第2段里的明确的建议，我不揣冒昧把这段建议宣读一下：

“建议有关政府谨慎尊重载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内瓦公约中对待战俘和保护战时平民的人道主义原则”。

272. 最后，我要说的是，巴拉圭代表团认为各有关政府应当使他们的行为毫不含糊地严格遵照现在的决议所着重提到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之各项规定。

273. **巴法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愿极简单地说明美国没有投票表决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的原因。

274. 第一让我谈谈我们的弃权所不意味着的事情。我们的弃权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一九六七年冲突地区平民人道主义困境的关怀在过去一年曾有丝毫减弱。我们仍然相信联合国对于冲突后的受难的人们的待遇和福利的关怀是合理的，尤其是生活在以色列占领区的大量阿拉伯人。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对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就表示了这种关怀。美国仍然支持根据这一决议来处理这个争端的办法。其实如果有一个明确规定根据上述决议派遣一位联合国代表的决议草案，我们一定会很高兴于今晚在这里再投赞成票的。

275. 在座的每一位代表都知道，昨天在我们协商中，有人向我们提出一个非正式的建议，我们认为那个建议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很有用的出发点。我相信那个建议还不曾在正式记录里提过，因此我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审议过的那个建议在其执行部分里迫切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包括派出一位特别代表，并要求给特别代表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使之完成任务而不要强加条件。我的代表团一定会支持这样一个案文的。但是令我们遗憾的是，各提案国不认为这样的案文是可以接受的。更有甚者，据我的了解，各提案国之所以坚持他们原来案文加上审议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因为他们希望把安全理事会这次派遣特别代表的努力同冲突地区犹太少数民族的命运分割开来，这一点在他们今晚提出的这

份决议草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的哲学是我的代表团无法接受的。

276. 我们相信古辛先生去年的使命正好包括了冲突地区的所有平民的命运。我们坦白地说，我们看不出安全理事会有什么正当理由现在突然好象——起码是好象——对受战争影响的人，关怀一部分人而不关怀另一部分人。

277. 我趁早补充一句，我们都很清楚，今晚投票赞成这个文本的很多代表团，对这个文本并不给以这样限制性的解释。我丝毫不希望和他们的解释或他们的动机进行争论。但是据我们看，如果一个文本打算，至少是似乎打算缩小特别代表的职权范围，或者至少在职权范围这点上十分含糊，那么这个文本就不是打算要取得实际成果的。

278. 由于上述理由，我们不能够支持现在的这个文本。

279. 尽管如此，我想强调一下，美国仍然深切关怀由于敌对行动而受难和仍在受难的那些人的苦境，我们并且认为联合国应当尽其人道主义职责。

280. 在这方面，我愿意指出的是，尽管现在的决议中第1和2段含糊不清，这个决议确实清楚地考虑到继续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努力。有几位代表已经谈到这一点。

281. 刚通过的文本第3段建议秘书长在贯彻执行这个决议的努力中，应得到全面合作。秘书长派遣特别代表所根据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中职权范围有正式记录可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年曾经产生了实际成果，即使现在我们也相信在这个基础上很可能取得进展。

282. 我最后想说的是，虽然由于现在的文本获得通过而带来了不幸的分歧因素，我们还是希望找到一个共同基础，使联合国实事求是地去表示我们对中东人民的命运所感到的非常合理和非常真实的关怀。

283.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们对这个决议投票曾经感到有些困难，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决议所采取的形式不大可能达到促进

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才提出了另外一些建议。我们深为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建议遭到了拒绝。

284. 另一方面，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和派遣秘书长代表去中东的方针是我们坚决支持而且是一贯支持的。我们曾经为无条件地执行这个人道主义决议而争论过。我们仍然坚持这个意见。

285. 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虽然不接受这个决议的某些部分，但特别支持执行部分的最后一段。其中提出的一个建议是我们衷心同意的。

286. 由于以上理由，我们对这个决议投了赞成票。

287. **主席**：我愿意以**加拿大**代表的身分解释一下我们对这个决议的态度。

288. 作为安理会的主席，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不偏不倚的精神主持了这次艰难而漫长的协商，努力去取得一个较易普遍接受的文本。我们所碰到的种种困难已在投票前和投票后的历次发言里摆给大家看了。现在我愿意很简单地说明加拿大对这一议题的立场，以及为什么我们不去投票表决安理会的这个决议的理由。

289. 加拿大在一九六七年做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曾投票赞成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我们在大会上也支持了与此相关的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我们对于中东冲突地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和大家一样地抱有深切的、普遍的关怀。我们也支持秘书长的努力。他根据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而执行他的职责时，一直在设法为人道主义问题而再次派一位特别代表到中东去。安理会的主要问题是，这样一个调查组究竟应当根据什么基础去进行工作。这个基础在秘书长的照会[S/8699]第15段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大家已经提到了。这个基础是当事国所争论的问题，而且至今还是派出调查组的障碍。

290. 加拿大代表团本来十分愿意赞成秘书长在同一个报告第16段里的建议，即计划中的第二个调查组的职权范围与目标应和第一个调查组相同。

291. 加拿大代表团本来也会同意秘书长所说的对这次调查组的职权范围应当给以“最广泛的人道主义解释”。不幸,我们眼前这个决议,照我们看,对这次调查组采取了一个不必要的限制性的观点,特别是在执行部分的第一段。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决议不大可能达到它的基本目的,即再派遣一位秘书长特别代表到中东去。

292. 加拿大代表团在这种情况下,就象在安全理事会的其他决议的情况下一样,确实关怀的是决议应当得到执行,所以起草决议时心目中应当以能执行为目标。就是因为这一点,加拿大代表团才只好不支持这个决议。

293. 我要补充一点,即我注意到秘书长今晚说一旦特别代表能得到完成使命所必需的出入权和合作的保证,秘书长将毫不迟延地派他的代表起程。在我们审议决议草案和提出来的各种文本时,这当然始终是我们思想中的重点。秘书长的要求终会得到注意,我们对此还不灰心。

294. **布瓦耶先生**(塞内加尔):在我们上次会议上,我曾有机会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表达了我的观点。在刚才的表决之后,主席先生,对于你主持我们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时所表现的公正态度和才能,我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向你致谢。

295. 我还愿意代表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两代表团,感谢从一开始就完全支持我们刚表决的这个决议草案的在座的所有代表。我还愿意向好意地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的那些代表团表示谢意。为了求得安全理事会内最广泛的同意,我们已把这些建议纳入我们的文本。

296. 在表达我的感谢的时候,我不愿意忽视那些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寻求妥协的代表团,可惜我们不能接受,这只是因为我们一心想在决议的各项规定上,避免混淆或误解,因为那样的话,决议将成为一纸空文。

297. 要是我不向我们杰出的秘书长致谢,我就不免失职了。他叫安理会注意他在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中所碰到的各种困难。这样他就使我

们能够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彻底研究这个问题,寻找那些可能造成困难的原因。

298. 正是根据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照会〔同上〕,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代表团才着手寻求打开安理会所处的僵局的解决办法。我这里只想援引秘书长报告的第21段(b)。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并根据稳健的、法律上的意见,我在规定古辛调查组的调查范围和职责时,给决议的各项规定做了最广泛的解释”。

这个报告接着说(我希望强调这一点):

“关于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在辩论这两个相关决议的记录里并没有提到阿拉伯各国犹太居民也可包括在决议的有关的事项之内。这一点虽然不一定就有决定性,可是并不是没有重要意义的。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前的讨论记录表明:促成这个决议的内因是由于对被占区或发生过军事行动地区的居民抱有关怀。”

299. 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个报告的某些条文。我们希望,我们刚才表决的决议既已通过,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终将有可能迅速而有效地得到执行。

300. 我们不反对任何人。我们所要求的只是秘书长的代表去查明难民的处境,也就是生活在以色列军占领下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秘书长派遣的代表只能根据刚通过的决议进行活动。特别代表从这个决议里显然找不到任何法律根据可以进入那些不再管理目前已被以色列占领的那部分土地的主权国。如果以色列不愿意接待秘书长的代表,那么它只要从占领区撤出就行了。这是一个关键争端。我们坚决希望没有人再设置障碍去阻止对以色列军事占领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进行公正的调查。

301. **尤努斯先生**(巴基斯坦):塞内加尔代表刚才代表他的代表团和我的代表团对于安理会刚刚通过的我们那个共同草案发了言。我只简单地说明两点。

302. 第一,在九月二十日第一四五三次会议上,我已就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问题说明了我的代表团的立场。我们相信是出于关心暂时受

到以色列军事占领的阿拉伯地区居民的安全、福利与保障，安理会才通过了这一决议。我们这一立场依然未变。这个立场给决议草案提供了基础。我们荣幸地和塞内加尔一起向安理会提出了这一决议草案。

303. 第二，我们接受的有关原草案的一些修正案，依我们看，并没有改变这个决议的基本概念。

304. **主席：**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发言。

305.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安全理事会之所以召开会议是因为有一个决议一直受到以色列的嘲弄。安理会今天照它平素的智慧采取了行动向以色列当局清楚表明，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应当立刻执行，安理会不再容忍任何拖延策略。安全理事会用今天的行动毫不含糊地表明，与秘书长特别代表进行合作的责任明确落在以色列当局的头上。安理会通知以色列在执行特别代表的使命上是决不接受任何条件的。

306. 秘书长特别代表应当马上派到阿拉伯被占领区。他应当得到一切便利在短期内有效地完成使命。居民得有一切保证能与特别代表充分接触，特别代表得有一切保证能行动自由而不受占领当局特务分子的跟踪。我深信，安理会期待以色列当局向特别代表提供充分合作。

307. 这就是我们对于刚通过的决议及其明文的理解。

308. 我们深为遗憾的是：美国、丹麦和加拿大

三国代表团不肯投票赞成一个纯属人道的决议。这是全世界都永不会忘记掉的一个严重责任。象丹麦这样的政府，责任更严重，因为丹麦人民在纳粹统治时期受过苦难。至于美国政府，我们已习惯于它对阿拉伯人民不友好的政策。尽管如此，我们还想不到他们会过分到鼓励以色列坚持甚至加强其对一部分阿拉伯人民的罪恶政策。

309. **主席：**我的名单上没有要发言的了，可是，我看叙利亚代表希望发言。我要给他发言权。我恳求代表们，决议既然已经表决，就不要重新论战。对所投的票加以解释，这是常例，但对已经表决了的决议重新讨论则不是常例。

310. 既然我已经提出了一个例外，我就要提出另一个例外。我务请代表们考虑到时间已很晚了。

311.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我只想表示我的代表团完全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312. **主席：**现在既然没有别的人要发言，我建议休会。在休会前，我愿提醒安理会的代表们在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时计划召开秘密会议审议安全理事会给大会的报告草案。会议不会长。请代表们迅速到会，以便安理会尽快结束工作。

313. 安理会既然已经对当前问题结束了审议工作，我宣布休会。

下午八时四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